雜著
序記

農廬集

禮

共五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K.B.C.
JUL 25 1968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農廬集卷之五目錄

雜著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農廬集卷之五

雜著

遊金剛山錄

說者曰金剛聖於山水者生此國而不見金剛無異生東魯而不識仲尼面目引喩雖太過而以子貢泰山之喩觀之則金剛未必下於泰山而其變化不測則過之矣說者之說容亦無怪是以退陶夫子嘗有畢願之句栗谷及魯西明齋諸先生亦留芳躅於玆山其後諸先輩迭迭登臨而發於題詠是豈騷人韻客說與耽幽好奇尚詭者之求暢其目爲耶其必有

默契而心得者矣如吾鹵莽非敢希先賢壯遊而竊嘗勞夢想者三十年矣丁未五月家君作宰仙鄉八月已未發覲行因作海山遊也出告于生堂而請教焉大人曰遊山有妙觀水有術非遊觀之爲難惟得其術與妙之爲難非有仁智之樂者豈易言哉古人謂讀書如遊山而亦云遊山如讀書盖以讀書有淺深而遊山亦有淺深也苟讀書而不究聖賢之旨體認乎心則書自書我自我猶隔靴爬痒遊山而不見造化之妙默會於神則雖弊屐勞筇縱橫羅絡干我甚事況金剛乃天地之秘藏靈真之窟宅鬼擘神拏

千變萬化是豈如千批抹之所可彷彿者哉必如李
先生所謂山辨脊脉水究源委不墮玄虛不隣荒誕
方可謂遊山矣爾其見毗盧之拳石崇成思所以崇
德臨叢石之壁立千仞思所以立志頫龍淵之赴壑
不疑思所以趍善望滄海之納汙不讓思所以包蒙
其餘一山一水莫不反躬而思齊則尚可以不負此
行矣余乃一生肘案不見廬山面目徒勤岷嶺之想
矣嘗有詩曰白髮寒棲桂樹叢未酬淸債又秋風溪
堂石枕遊仙夢夜夜金剛第一峰汝其往書于金剛
壁上以謝山靈也拜曰敬聞命矣是日宿興州庚申

踰嶺抵長林戍學友携酒夜來饟余以詩仍出踏印一狀以示余曰此曾索詩債於丹陽趙進士而呈官者也余曰徵債自是防禁我且貧無以准償幸勿速我訟也辛酉北渡滿月江江上石壁如屛白雲一抹橫亘渡口便有凌雲之想詩曰

西來筇屐興悠悠令節今逢滿月洲過壁無人同濟勝望雲何處不凝眸天連雉嶽渾秋色地畫驪江動客愁所過烟霞休浪擲奇觀從此出頭頭

呼船渡江秣馬梅浦始知島潭在滿月上流而不能回車歷覽盖以覲行準程不可差遲故也是日中秋

也人皆上墓靚服齋莫去來菊午白圭戴前黃犬隨
後令人有霜露之感少歇堤川邑蕭山野風多眞淳
處處園林可以卜居且地是四塞可作東北關防矣
東望義湖在漭蒼之地湖上有成仁翁衣履之藏往在辛未余行冠禮公臨賓筵撫頂而詔教之有三加祝感念疇昔下馬遙瞻詩曰
未作九原宿草阡回頭如昨白羊年三言詔教今
猶耳負負阿蒙雪滿顚翌年戊申展拜塋域
是日宿彌勒堂店舍壬戌踰橫嶺葛嶺嶺極峻可與
竹嶺伯仲矣歷丹邱入原州州在雉嶽之陰山圍野
廣民貧俗儇閭里多簪纓世族皆窮而尚侈營是節

使所詮而無城郭濠塹殊非安不忘危之意也嶺之興州卽古之東營而不知何代移營於此州府沿革有不可攷矣詩曰

丹邱十里步堤沙大野風光滿眼奢陻巷逢迎靚服士簾旌飄動搢紳家楓林繞郭烟籠翠綿貝連畦露墜花如許名城無一堞太平今日廟謨何

暮秪橫城止宿癸亥渡長川踰三馬峙嶺甚峻路且迂表裏三十里秣馬洪川邑邑在萬山深處有大川繞其前可謂絕峽而邑里多士大夫沙溪後孫亦居之云望見泛波亭在縣衙中不得登眺渡川踰厚叟

峴宿射場店林木叢雜多虎豹之患云甲子踰涉嶺
元昌峴禎嶺轇轕跋涉極艱矣峴之下卽春川界也
行東峽中百餘里萬山如聳眼無開處到此忽開豁
而平岡環遶周可百里中藏大野曲曲園林兩江橫
亘舳艫相望土沃物阜農賈錯居京士大夫文趙武
李亦復盤根於是宰相閫帥往往出焉地是陽橫金
淮縮轂之地而卽貊國古墟也千年遺跡無處可尋
問諸邑人曰邑後高崗翼然如奮翮者名曰鳳儀山
而上有荒雉數堞傳云貊時所築江北牛頭山之東
又有大野有古城址繞牛頭至淸平山周圍二十餘

里傳爲舊國都云蓋貊之國始闢於檀君之時時當九年之水命彭吳定高山大川至于牛首奠厥民居至漢遂亡其爲國厥維久矣如此名都宜其有城池而自勝國以來無有存焉蓋山東之地依山濱海猶中國之有江浙也要防海寇之潛據不設城池又安知非廟畧之長策也詩曰

穿林爬嶺路紆縈行到春川眼忽明千年貊國山畱堞百里神都水滿舲將軍墓石蒼苔合丞相樓臺綠野平往蹟蕭蕭秋日晚無情笳角咽寒城

午後渡昭陽江回見畫閣翼然在江之西畔扁曰昭

陽亭回船登臨前瞰兩江眼界淸曠壁上有淸陰詩
頷聯曰地迴天高疑滕閣渚淸沙白似虁州定齋詩
曰閒者自閒忙外境忙人方解愛江山試看畫閣津
頭起正爲忙人不爲閒敬次定齋韻
地迴天高繞翠渚樓兼滕虁好江山到此秖論仁
智樂昔人何事較忙閒
渡江循毛津過普通遷遷高而長可五里少歇仁嵐
驛碧水抱村蒼厓繞滕邃崦回嶂可棲可耕陽明所
謂每逢山水地必起卜居心者此也渡江宿津頭店
舍夜雨蕭蕭乙丑冒雨踰馬峴入狼川秣馬主倅權

秉德攜酒出見談笑半晌雨少歇策馬行東峽中沿路多虎穽盖絶險也宿射堂店蝸室眠不成丙寅踰琴瑟嶺嶺甚崎嶇秣馬瑞雲驛宿昌道驛民居屋宇多石瓦石青而薄大如席山畦野塍俱是豆稷否則耳麥而絶罕稻粟地雖驛路而蓋深峽也丁卯渡深浦自此爲淮陽界踰牙瑟嶺嶺之峻倍於琴瑟又踰一嶺抵淮陽自發行九日行七百六十里覲省於蓬萊館榮衛無減兒子與瑞從讀書書室旅館團欒無異在家矣州在萬山深處土甚瘠确鮮耕穫之利民甚呰窳無積著之家風氣頗淳而性則强悍逞角觝

如茶飯視虎豹如家畜蹻健善猟雖林薄叢雜之中不憚夜行若遇虎能徒手搏之東閣後石穴中嘗有六虎負隅擧大如牛樵者五六十圍而殺之其强梁可知而廉以莅之柔以制之百里閭閻淳厖有太古之風但邑去鐵嶺五十里過此則北關安邊地也驛路冠盖絡繹本邑支站此爲極弊矣粤三日己巳率兒子以青驢鳥藤軍持漉囊作海山之遊踰扶老嶺向楓嶽所經路側在在竪碑囙非須我侯仁廉蘇瘼蠲稅之惠秣馬華川抵宿豊美庚午山雨霏微冒雨行數里清飈一陣雲收而雨霽登麻坡嶺嶺極峻望

見楓嶽點點如雪花冰穗令人逸興遄飛如登層城而望玄圃秣馬長北村渡一川踰一峴曠谷邃崦清溪白石可以盤桓而沿澗迤迤有人家其中亦有隱居考槃者否洞天窈窱楓樹方酣飛泉間瀉或潭或瀑循溪而上數十里渡沙門橋入長安寺寺是楓嶽初界也嵒巒皚皚紅葉點綴如九天仙人披錦袍戴王冠立畫幛裏面面作迎客狀余乃舉手而肅之寺前有七尺功德碑摩挲石面笑謂寺僧曰此爾所謂一毛孔九層塔耶僧曰此某大監檀越二萬金改刱法堂之功德也余曰功德之施於佛者如是其廣佛

將何以報之及見法堂則只改十餘椽木數幅丹雘不知二萬金消瀜於何處世之糜財事佛者此可以鑑矣登神仙樓樓前大杏樹不記幾千年古有神仙來遊於樹上故名樓以神仙憑檻而坐趍然有羽化之想題名於樓上見峰巒之羅列於前者長慶觀音地藏釋迦諸峯尖秀岌嶪令人聳矚諸峯之下俱有庵曰地藏青蓮長慶水月而水月則庵廢久矣詩曰

暮向長安寺山容取次開擡眸花灼爍回首玉崔嵬灝氣連天迥清光帶月來平生勞夢想今日是蓬萊 右長安寺

百尺瓊樓未易攀天風吹我上危欄人間別有烟霞窟秋後翻成錦繡山仙蹟千年琪樹老佛心中夜磬聲寒六根塵念都删盡欲向岳崖學鍊丹右

神仙樓

夜宿說禪堂夢寐清爽覺來山月皎皎與岳色齊輝宛如身到三清做得神仙矣詩曰

偶入仙人種玉畦判璋圓璧又方珪名山見我顏如解仄逕逢僧手共攜政好禪堂心養靜絕憐塵世夢多迷蒲團睡罷憑欄坐身在三清七寶臺

辛未乘肩輿選勝入地藏庵少憩繞溪入數百步得

所謂玉鏡明鏡二石對立如黃玉鏡臺下水色深黃蓋緣水底石皆黃名之曰黃川川之上有廢庵址墻垣名之曰地獄門舉是禪門誕說竊欲改之以黃石洞天鐫石面而未果由此入十許里有靈源白塔之勝而未克跋涉甚矣其衰也詩曰

曾聞白塔境尤佳兩鏡中間仄逕斜溪深九曲雲藏炭石老千年蘚作花莫辭絕頂躋攀苦曾是相輪對說多洞裏忽逢黃石丈忘形相視坐山阿

旋出洞門歷水月廢址渡澗行數里奇巖叢立紅葉攢園飛瀑墜淵琮琤如鍾磬所謂鳴淵也題名於石

詩曰

昔聞萬瀑水今日到鳴淵洗出峰頭雨飛來洞裏天墜空聲益壯渟碧勢還專知有靈源近催輿復向前

由此而南有望君臺之勝而臺甚峻非肩輿可升陟於踸踔徑向表訓遡澗行數百步有石峙立面刻三大佛背刻五十三小佛對峙一石屋以覆之名曰三佛巖也題名於石詩曰

雲根一片護山扃三佛欣然爲客迎白石清溪今始到紫霞丹壑有誰爭謾嗟勝境逢余晚不惜襟

期向甬傾矧是衰容羸瘦骨斜陽相對共崢嶸

又進數十步有庵曰白華楓林掩翳殊無眺望而境界静僻禪室亦幽閒安諸名釋寫真而其中于思而魁顔者即四明堂惟政也龍蛇之亂唱義敵愾專對蠻邦名振殊俗盖空門之偉人也庵後有衆浮圖即清虚及鞭羊堂彦機楓潭堂義諶渠所謂三世傳鉢而舍利焦骨之所藏也浮圖之側有碑七尺即月沙撰文東陽尉書石矣又百許步渡含影橋入表訓寺琳宮梵宇金璧玲瓏登淩波樓題名於楣間宿禪堂詩曰

灝氣盤空錯落星星精墜地共崢嶸浮來海上金
鼇骨嶔峩雲中白鶴翎三六洞天今始到萬千峰
月曉仍明若逢元晦經題品衡岳匡廬未敢爭
壬申宥輿出佛殿後穿林而上厓甚峻輿人之後趾
高而余前僂行五里得一寺曰正陽境極爽塏而庵
極靜僻寺樓曰歇惺憑檻而坐萬二千峰輸納眼前
鬼刻神鏤虛明超忽浚非烟火境界也是日也天日
清朗秋氣崢嶸銀巒玉峀露出真面駢頭接翼呈姸
獻秀庵僧齎月杖指羣峰庵後一峯特立端嚴曰放
光臺也松桂翳然不可詳覽東望一嶺際天横亘曰

永郎岾也尖秀雕琢如展王屏曰衆香城也二峯之
間露頂嵂兀曰毗盧峯也永郎之下削立如笥曰迦
葉峰也而峰有大小迦葉矗矗插天撑作一柱曰須
彌峯也束立竦肩上有坐佛曰法起峰也雙峙秀妍
只見其頂曰日出月出也層層疊石狀如香爐曰香
爐峯也峯有大小香爐卓立奇秀形如刷翮曰青鶴
臺也頂上有穴如箬洞貫曰穴望峯也南望五峰頂
畱仙蹟曰五仙峯也橫巒巑岏秀色如畫曰錦繡峰
也如着金兜管領諸峰曰將軍峯也穹窿干霄竦然
西望曰望君臺也而勢與衆香對峙嫵媚如龍童童

稍低曰童子峰也尖而小曲狀如鷹嘴曰石鷹峰也如戴高帽儼而有儀曰丞相峯也丞相之前三峰依附曰松羅峯也十峯列立乍隱乍見曰十王峯也前高後低勢如奔馬曰白馬峯也尖圓高騫如蓋斯張曰遮日峯也上方下削突兀高聳曰彌勒峰也昂然直截極有風稜曰使者峰也其西則長寺所見釋迦地藏觀音長慶諸峯也其餘普賢仙菴之峯在永郎岾之下牛頭馬面之峯在遮日峯之側熊虎峰在毗盧之北峯皆玉削稜以紅葉如展畫屏幅幅殊狀雕鎪劖刻怪怪奇奇尖者圓者凹者凸者仰者俯者偃

而起者斷而連者馳而逐者奮翮將飛者擡頭頎望者拱手端立者竪拳而坐禪者擎鉢而禮佛者舉袖而舞蹈者翔鳥之騰風者怒虬之凌雲者鎗之銳者刀之偃者旗之颺者幢盖之擎者冠幘之岸者介冑之立者擊者刺者迎者送者或如麟角或如驢耳或如蟲蝕或如鳥篆如鐘如磬如旄如纛縣笏簡車輿樓閣鼎錡之狀無不畢具霧散雲抹倏忽萬態造物之巧洩盡無餘所謂萬物草只在此矣非天下之至神孰與於此退陶先生曰三十六洞天無則已有則武夷當爲第一愚則曰使兹山遇晦翁武夷當爲第二

樓上有家大人評臺時題啣及族父叅奉公題啣爲之唱喏起敬樑間最高處揭吾生庭寄詩一絶環楣詩題無非古名碩留芬不可勝記其中西坡詩曰簇立金剛萬二千誰教輸納一樓前層層浩刧長留雪箇箇迢空不墮蓮雲氣暮朝工淡抹月輪今古自孤懸廬山面目山中見合把兹遊訖謫仙定齋詩曰雕鎪何恠巧盤結儘雄閎列峀俱爭峻奔泉各競淸風雲疑借勢珠玉豈專精天下惟玆嶽偏能副實名二詩各寫其氣像名節西北棟上有退翁詩詩曰巨嶽臨東溟雄雄半天出日月互蔽虧靈仙紛宅窟我欲

往問之塵纓甚拘鬱恨無丹竈方飛去宿願畢卽霞洞李應教 家淳 與族祖松西公 橒 追揭集中遺詩仍次韻附名其下敬次韻凡三首

巨靈驅衆山精爽盡洩出尖成白玉峯嵌作丹砂窟振衣登其巔滌我塵襟鬱莊誦退陶詩而今宿願畢 右次退翁詩

劖削尖圓狀萬千玉屏環列歇樓前層層閬苑挺琪樹面面禪身現白蓮特地幡幢欹復立寥天星斗墜還懸斜陽獨倚紅欄久恍惚如聞笙鶴仙 右次西坡詩

江山亦一罍埏埴閹而闔華嶽徒能峻天台豈不清化工摶淑氣到此費神精雖極人間巧茲山不可名 右次定齋詩

樓前兩崗東曰真一臺西曰天一臺下樓登天一左望衆香諸峰右睨長慶群巒顧瞻放光粤瞻穴望比樓上睨望尤爽塏矣詩曰

楓樹方酣桂樹寒懸崖萬仞更躋攀逶迤路入青霞洞突兀身登白玉山北極帝宸呼吸近東瀛仙籍姓名班明朝約伴永郎去妙吉摩訶取次看

玉作其冠錦作衣雲霞雪月捴生疑不料斯境人

間在始覺吾身物外宜看到靜時方有得景逢奇
處合無詩傍人莫問山如許領畧胷中秖自知
還入正陽寺寺本坐乾而樓臺皆東向取拱挹之勢
也住持號退雲者稱道僧而雲遊山外其弟子年最
少者著袈裟對華嚴經見客一拜卽對經床更不顧
見未知吾儒家人讀書精專有如此禪者否宿明鏡
堂詩曰
精藍入定篆烟霏客叩禪門故故遲夜靜樓臺含
氣像山高星斗倍光輝一身便覺虛中在萬念都
從靜處微賦律譚禪渾謾與爐峯遙指白雲飛

踸踔高秋脚漸輕穩如平地上層城暮投山寺逢雲起默坐蒲團倚月明境靜始知形役久神清還覺道心驚若教幾日留根處容易金丹九轉成

是夜齋月爲我說山之脊脈白頭山南迤爲鐵嶺又南爲楸嶺瑣嶺溫井嶺嶺多玄玉可以鑑又東爲示即岾岾兩枝西爲熊虎東爲毗盧毗盧在內外山之間爲慈山最高脊一枝南爲衆香衆香一枝東爲摩訶衍毗盧一枝東爲九井峰峰在外山一枝南爲九龍峴又南爲日出爲內水岾爲月出月出一枝西爲望君北爲穴望又北而南爲五仙望君一枝西爲大

小松羅又一枝西爲彌陀又西爲釋迦又西爲古城峴古城新羅太子逃入此山所築日出一枝南爲國馬白馬諸峯一枝西爲十王使者十王一枝西爲地藏一枝爲觀音又一枝爲長慶白馬一枝南馳於諸峯之東爲外水岾熊虎之稍東爲眞佛岾仙庵峯又東爲迦葉迦葉一枝分出南爲水晶峯爲獅子項爲大小香爐其下爲萬瀑洞熊虎一枝南爲普賢峯北折爲普賢岾岾之南枝爲金剛臺剛臺小香爐之間爲元通洞普賢岾之一枝西而又南爲放光卽正陽寺之後又南而東折爲拜岾又東爲長安寺之後其餘峭壁尖峯歷

落瑰奇者不可勝紀而名不可詳萬瀑水源一自內水岾一自九龍峴西一自毗盧南至二虛臺前合流又合衆香摩訶洞水西流至元通洞前叓合元通水爲萬瀑過金剛臺經表訓白華至安養庵西爲鳴淵南至百川洞前百川洞水出於靈源洞西注合流至長寺前出萬川橋此其內外山水之源委而詳於內略於外外則渠亦不能詳耶是夜四叓缺月如玉鉤出於永郎岾之巓洞府虛明巖巒增輝所謂月輪今古自孤懸者模寫得逼真矣癸酉下山還表訓送人馬出長安洞踰温井嶺期于榆岾下百川橋其間爲

二百六十里云曰晏出金剛門步到一洞天層嵒巨
石縱橫當溪奔流倒瀉檑擊舂撞始也雨驟霆奮終
焉龍吟獅吼卽所謂萬瀑也雲濤雪浪洶湧而澎湃
令人灑然而驚戄然而懼水面卧石可六七畝如白
雪平鋪素氊疊積玲瓏膩滑着脚甚難嘗聞白頭山
下虎爾哈河上有大石名曰德林廣二十餘里袤百
餘里其間孔洞無數云此石較德林雖小而金剛全
是石則亦一百里大石而此其孔洞之類耶石面鐫
萬瀑洞三字傍有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大字卽楊
蓬萊士彥筆也筆力如龍拏虎攫活氣勃勃直與瀑

勢爭雄按楊仙知府在嘉靖丙寅爾來三百餘年一畫不磷異哉元化不知其何意而或曰楊之字也蓋云蓬萊之楓嶽元化之洞天然耶安邊海中石亦有鐫其下云少華書則少華又似其字矣元化表德抑有何據朱詩云至人秉元化又於古書見元化即三十六洞天之一則認是仙家名號也其東又有天下第一江山六字即金叅判壽增書也字畫亦遒健下有石鐫一棊枰必是仙人過行之處如使王積薪聞之果有下棊之響耶令人欣然有爛柯之想遍閱左右前後俱是遊人姓名而通古今出而公卿大夫處

而碩德名儒其外畸人逸士之名不表著者縱橫題刻石無片隙其間有魯西明齋兩先生題銜傍刻成棄翁及果齋公名齊邀瞻敬令人起曠世之感厓畔立石有家大人北行時題刻唱喏起欽詩曰

簇擁嵒巒勢益闊中奔銀瀑自匉訇鞭驅獅豹縱橫立霆奮蛟龍屈曲鳴蹤跡入山渾羽化姓名留石并星精蓬萊仙子今安在遺馥千秋水上枰

從此遡西澗而北則有清壺龍曲潭名內圓通萬折洞名太上羽化洞名清冷灘名赤龍潭名之諸勝二十里又有須彌塔高百丈周百圍磊珂疊積玲瓏駭矚又有船菴

最是一山奇絶而輿僧告逕峻艱登景且短未可往還故遂徑向八潭吟送一絶以謝山靈

聞說高禪見性時看來玅道芥藏彌異日吾將躋寶塔瓶禪容易撞琉璃

從東澗北迤或鑿石容足揹或架喦過腰腹左手挽藤右手攀枝䆿附而魚貫危甚矣沿溪盤石曲曲有坎渟而成潭奔而成瀑潭石之靑者曰靑龍白者曰白龍雖在八潭之外而潭水澄碧喦巒倒影亦壯觀也所謂八潭者沿溪層石或蒼或白或齒或欄水流其上隨形異曲蒼石橫斜奔流眷撞如老龍吼者黒

龍潭也卧石平鋪流響琮琤如農琴泝瑟者琵琶潭
也綠石玲瓏被流散漫如過壁雲影者碧霞潭也石
面齟齬噴薄飛灑如天花亂墜者噴雪潭也激石跳
沫潑潑散擲如蛟淚蚌胎者真珠潭也穹石出頭拍
浮水中如九江大龜者龜潭也石欄二層横截潭勢
如萬斛大舸者船潭也石色微赤怒濤迴薄如翻鱗
奮鬣者火龍潭也曲曲清駛令人有枕流漱石之意
題名於噴雪潭盤陀上仰看玉峯秀拔於潭之東即
歇樓所望法起峰也攀藤貼腹而上壁立千仞上有
窟穴曰普德窟也遮窟有庵造四層簷三簷在上而

一簷在下接於屋底樓板後兩柱依嵒而立前兩柱架虛而立南則石柱以承之高可七尺北竪十九層銅柱可五十丈以鐵索五條繞屋柱而鉤聯勁風拂索搖搖若墜窟中只一石龕而搆重屋安一砂佛僧寮香閣庖厨井溷畧畧畢具古人設此蓋為人居住計而必擇乎層崖絕壁孤高險仄之上何哉如非餐松絕粒嚥月呑霞之人決不可暫棲竈有丹鼎鼎雖空而香烟未消仙緣密通信息甚大憑檻而坐北望迦葉西對香爐前臨八潭岳色湖光浮青韻碧俯仰其間不自知其天之高地之逈亘可以傍日月而臨

風雨恨今行不帶龍眠手來逐一勝作一畫本以作
後日臥遊資也敬次栗谷先生韻
架巖爲室石爲門獨柱前臨衆瀑奔層巢老鶴孤
眠月古洞吟龍細吐雲貝葉諸天來遠近爐香一
炷對朝昏此身已覺如蟬蛻肯遣塵緣惱夢魂
顧視從人之在潭上者如細蟻肰潭上人之仰視余
者亦應如蟣蠓矣凛乎其不可久留遂緣壁魚貫而
下下山之艱艱於上山矣送兒子還淮上獨循八潭
而上至火龍仰看巨石蹲踞如玉獅子所謂獅子峯
也僧云獅子喚起火龍於潭中使拔南山一石以擎

其足其拔處擎處至今若新長短廣狹繩墨不差蓋亦空門誕說也合錄於夷堅誌以備幽怪之蹟矣自此路稍平行數百步得一洞天卽摩訶衍也庵在衆香城下前對穴望有穴洞徹可望峰外之天石鷹曇無竭卽法起峯坐佛諸峯巃嵸露頂於楓林之上璘㻞玲瓏突兀齦齶肅肅乎如入宗廟之中琮璜瑚璉照燿人目凛凛乎如在壁壘之內鐘鼓旌旗擺列整暇又如折旋洙泗之宮墻峩冠佩玉肅然可象可與正陽寺相上下而蘊藉則過之道詵所謂黃龍頷下珠者此也庵中諸僧俱清癯有道氣所謂覺眞者頗識字又

有大雲堂者卽栗峰師傳鉢掛牌秉拂方講般若經
追憶前日嘗夢至一處玉峯環繞紅葉晻藹路甚崎
嶇攀藤而上洞天幽閒佛宇修淨遇一仙人贈我玉
牌綠字書符籙字皆篆不知何語恨世無嵇叔夜可
以問知矣今到摩訶此其地也與夢中所見不爽異
尤詩曰
一夢蘧蘧做昔年琪花叢裏邊神仙如今邂逅摩
訶宿始覺遊觀夙有緣
又次壁上韻
環視嵒巒意悅然三生自有宿來緣居常一枕頻

勞夢到此全身却做仙壁上垂頭龍聽偈月中疏
趾鶴參禪千春願乞高堂壽手揷氊檀炷佛前

庵之西麓名曰七寶臺臺下有樹非檜非椶非櫃非
柏僧亦不知名或曰桂樹剝皮而嚼之則非桂然亦
瑰木也肩輿入谷中逶迤幾百步有庵曰萬灰一老
衲入定閉眉闔眼趺坐數珠問不食乎曰辟穀已三
年矣能不饑乎曰茹芝餐松矣不寐乎曰不食則自
無睡魔矣能無想乎曰在非想非非想之間矣此與
吾儒家所謂非着意非不着意同而毫差而繆千矣
見性乎曰未見矣何者爲性何者爲心曰靈覺性也

作用心也爾所謂性吾所謂心也爾所謂心吾所謂意也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而或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何謂也曰此見性者知之小僧未也復闖眼遂東踰一岡到頭無路岳上垂二條鐵索攀藤而上卽所謂白雲臺也西望無數羣峰削玉攢叢北見衆香全面如瓊樹琪花勝於歇樓所見詩曰

無數畫屛疊疊開躋攀直上白雲臺披來紅葉身全露洗出清霜面絶埃費力天工增劈劃逞奇神斧太安排箇中知有諸仙在異馥隨風拍拍堆

境甚奇絶而岳脊如刀背劣容兩足時寒風自西蓬

蓬然吹巾欲墜慴不可久畱欲下而神㦬魄悸凛凛乎不敢移步遂使諸僧上牽下挐復挽鐵索而下危哉昔韓昌黎窮升太華之巔至放聲而哭是吾今日境界也出涉世路知進而不知退者當以此爲戒矣還入摩訶衍高城倅尹滋一壽吾甫自外山抵此卽夫子家人也山中邂逅儘一奇緣先問曾中音信次問外山奇觀則盛言四仙九龍之勝而獨萬物草無足觀云云是夜壽吾宿禪室余宿祖殿入山三日胷肚無塵神氣清明昔年一讀已忘之書略可默識遂誦詩書各數篇禮記儒行太極圖說定性書玉山講

義陳器之書若住此一月聰明當益進如陳烈先生矣早朝壽吾來見遂同出七寶臺少選復下船潭酌一觴旣而壽吾向表訓余向楡岾恨不能作伴東遊也甲戌肩輿向毗盧適有一居士自衆香下來放言毗盧之勝居士姓李其名不知今二月邂逅於文殊山下贈余以詩曰振衣山萬仞憑檻海千層楓樹紅如錦相逢羽化仍今日重逢如其詩意余曰子是異人也何其前知也居士曰詩讖也又贈以詩抱月丹砂客乘風白玉山塵根消且盡攜手列仙班因拂袖而去問之則曰將向香山也是或隱君子有道術者

歟未到毗盧詩已先成

攜句直登帝座前自料咫尺去神仙跟臨碧海鰲頭月身在曇雲鶴背天環列兒孫峯萬二玲瓏諸佛界三千山中有千佛洞云行逢羽客留佳約更待黃芽結上田黃芽叅同契句語

輿人告曰毗盧是山之最高巔距摩訶四十里石險逕峻非肩輿可到欲舍車而徒則步甚困景甚短非露宿不可往還云固料其瞞告而與其窮升有悔無寧見瞞遂徑向妙吉祥昔栗谷明齋二先生俱有毗盧題詠今人之於古人雖遊觀亦不遠矣溯澗數百

步有庵曰佛地砌下鳴泉甘溫所謂甘露水也飲一瓢足以清肺數弓地又得洞天數十丈蒼壁刻懶翁像傍鐫妙吉祥三字卽尹尚書師國筆也舊有庵庵廢有遺址畱一石燈雕琢甚妙古木壽藤蒼蔚於左右水樂之聲鏘鏘可聽牛鳴地得一橋橋上刻四仙巖先天潭後天臺巖之爲四仙潭臺之爲先天後天俱不可得以知之數百步有潭曰白華白華孝子之潔也吟東皙玄足之什詠歎三復其淵深雄壯不如八潭而琮琤有響潭上題刻卽曺尚書允大筆也潭之勝到此而盡矣盖水出諸峯之下衆壑交流奔趍

八潭被盤石而成簾過錯石而忽噴瀉者爲潭墜者
爲瀑峰勢環抱相噬如犬牙水流其間曲曲層層以
至于萬瀑所謂萬瀑合衆瀑而名也厥水滀汩而清
冷厥石磊砢而瑰奇厥草惟蔘苓芝朮現月蔓香厥
木惟松栢檜楠汁栢赤木而惟楓樹最多遍山通紅
如入錦繡幕裏其餘瑤草瓊樹不識其名郁郁芬芬
類多攬襭厭山名以楓盖擧其多也前向內水岾路
礫确險峻或輿或步愈登愈難輿僧喘息如鉅曰小
僧在山擔輿詩多入客未有如此客重者也余曰余
本清癯自入山來更覺淬穢日去清虛日來自量一

身輕如片羽今汝之所以謂重者豈非以詩寫萬瀑
囊括千峯而然耶詩曰
飽喫金剛沆瀣精一身頓覺羽毛輕行行秪恐衝
風起白日飛昇到上淸
六僧擔輿一遊人五步三休喘復呻不知囊裏移
山去枉道客身重鐵輪
登内水岾頂上内山諸峯到此漸遠玉容花顔爲松
桂所掩蔽只見其尖尖如髻者微露於林梢臨別悵
然步步回首（岾西淮陽界 岾東高城界）詩曰
臨分拜石丈惆悵立山卬長寺烟籠月盧峯葉送

秋幽盟五仙結淸債衆香留賑賑離亭意應今石
點頭
楡岾僧以輿來待於岾之東盖自楊蓬萊始置鐵索
又創肩輿爲濟勝之具長表楡神之僧習擔越險已
成故事矣然今則遊人許多項背相望輿僧疲於迎
送離散過半如干存者姑戀自上劃給米各寺四百
斗也以人代畜固有古人深戒而以遊觀言之因此
不能窮探畧綽看過者只十之一二如萬物草千佛
洞百官朝宗之峯其外奇奇怪怪可喜可愕者不知
其數而舉被山僧之瞞蔽指有謂無指近謂遠至若

毗盧叟問楡僧則距摩訶不過二十里可兩時往還
云吾所見躪亦肩輿爲祟此處合用恕字工夫矣安
得兩腋生翰如鳳翔鶴翺跨山而越窒戎岵之東卽
外山也行茂林中七八里林梢石面玲瓏突兀所謂
七寶臺而未克登覽又行五里有草舍數間楡僧炊
午飯以待飯訖北折入谷中十里到頭石壁巉削石
峯穹窿貼腹而登卽所謂隱仙臺也蒼巖磈礧如堂
如堵黃苔斑斕如畫如紋東望滄海海色連天細視
之則淡靑者天而深靑者海也飄飄如一身蟬蛻高
出萬物之表坐石上舒一嘯響動海山始知所處益

高所見益大士之爲學造詣亦類是矣詩曰

丹梯高出緯堦連却看星辰在眼前搔首雲中閒
理詠淸詩句句上青天

規拙平生處自卑仰天不敢氣高噫淩虛試發一
長嘯響動扶桑出日枝

北望十二層懸瀑垂萬仞壁上屈折迴薄縮入澗谷對山寥廓雖不聞其聲之舂撞而如練如紳滾滾不盡亦一詭觀也毗盧一脊橫絶内外山内水從萬瀑下外水從九龍下東一脊又橫截之北爲飛鳳瀑南爲十二瀑瀑之洞口卽外圓通也僧言蓋如是而未

可窮尋遂下臺尋楡岾路行十五里巖凹而水碧其深不測其上石臺平行可坐僧云五十佛出海之時龍乘曉雲而去此其少歇處故名曰曉雲臺又五里南踰一小麓有潭曰船大石如艦層層遮截水流其上噴噂訇砰渟而爲潭洩而成瀑其下諸石如堂如陛如釜如瓮怪怪奇奇不可具狀此内山船潭尤爲奇絶詩曰

誰把巨川萬斛船無風膠置淺灘邉如逢副手雲
縵施咫尺滄溟萬里天

從此西入則有九淵洞見性庵萬景臺之勝而庵廢

路絶不可窮升恐亦輿僧之瞞蔽而日已舍山秖得見瞞遂入榆岾寺登山暎樓睌望檜栢松杉森立四山山皆戴土而洞天雄深歷盡內山之崱屴劖削而到此案行平鋪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識者見之當有默契者矣題名於樓上入大雄佛殿見倒插榆木根槎枒如假山五十三金佛都棲其上庭中有九層寶塔寺後有烏啄水水甚甘石檻以環之旱不縮潦不溢寺僧說古蹟甚詳而皆齊諧誕妄殊不足採豈其上古鴻荒人神雜糅之時有此怪異之事耶不然安佛之所豈無其地而必於榆木之根何也至若烏

啄之水亦云異哉蓋創寺在漢平帝元始四年甲子
新羅南解王元年矣詩曰
落日訪榆寺疎鐘出晩林石船架海盤寶塔斲璆
琳鳥啄巖泉瀉龍移洞府深空門多弔怪君子不
窮尋
是夜坐說禪堂枕上吟詩
玉洞沈雲結不開此身疑是步虛來叢桂秋深霜
月冷空花時鬧紫虀堆病瘖正思餌石髓養眞偏
好遠塵埃凝香閣下鐘聲早石枕無眠興復催
夜冷達宵無寐內山諸峯森然在目又吟一絶一律

誤入靈仙窟裏來瑤林瓊樹匝千回東風安得移根去芍藥西南一處栽余居太白山下芍藥即太白一名

一氣東驅巨石來雕鎪萬狀儘奇哉百里盤空雲怳惚九秋乘月鶴徘徊披拂人歸花簇裏逢迎仙面玉屛開心胷頓覺寬如許貯却千峯歷歷排

寺北有路達圓通抵鉢淵而圓通之薄達串鉢淵之小入串險絶難踰云乙亥肩輿東下歷丹楓橋踰歡喜嶺渡龍川橋歷獐項狗岾尼臺下峻坂凡九十九折到平地凡三十里至百川橋僕夫牵鬣來到矣橋左有入圓通路路頗平易云而未暇窮尋舍輿乘馬

行十餘里至穄庫秣馬穄庫者卽䛀房而榆岾僧水砧畚栗之所也蓋遊楓嶽者到長安送僕馬休養於此而乘肩輿歷覽內外山到百川橋騎馬而出事勢便順故也又行五十里到神溪寺寺在金剛背後奇勝雖不如內山而羣巒皆淸癯高聳令人立懦詩曰

內山觀盡外山來屈曲屏風取次開癯容歷歷諸

仙立面背俱無一點埃

丙子乘肩輿入九龍洞山麓相噬石逕曲折兩岸削立飛泉間瀉層層成瀑曲曲爲潭循澗而入愈入愈奇歷鼎巖至仰止臺臺上方下削可坐可卧前望五

峯穹窿特立如大德君子儼而有儀擧手而肅之行五里許厓窮路斷巨石當逕中通一竇石面刻金剛門玉龍洞六字脫巾傴僂行數十步天日始朗矣詩曰

手挽蒼藤步石稜丹崖翠壁戞千層溪奔大海心應競山近蓬萊勢忽騰涉險方能蹈勝地探眞吾不厭窮升到頭玉洞迷前路石竇深深問寺僧

自此山益峻逕益微棧道石磴劣容足指行數百步石上鐫萬萬瀑瀑洞渡溪進數百步得一洞天盤陀大石橫偃谷中水流其上如簾如雪琮琤有響類內

山之噴雪其上奇峰皎皎昂然干霄卽所謂玉流洞
也虛明散朗勝於萬瀑而雄闊則不及矣遊人題刻
石無片隙題名於其傍立石又曲折行數百步蒼嵒
屹立面刻九成臺三字卽曺尚書鳳振筆也豈以水
樂鏗鏘彷彿於簫韶耶緣壁行數十步有瀑自高崗
下墜如瑞鳳千仞飛來九天所謂飛鳳瀑也時西風
橫拂水或中斷如利刀截疋帛李孝先記鴈宕瀑所
謂渟渟如蒼烟乍大乍小忽被風逆射盤旋久不下
者卽此等處實際語也詩曰

勻天張廣樂韶鳳間璆琳誤墜銀潢水驚飛下遠

岑

西北折數百步懸厓斷壁緣棧下上南折渡一橋石壁斜立水淺足滑攀藤而步危甚矣又西折北迤行數百步四山皆石壁全壑皆盤陀到頭有瀑如銀河倒湫水簾千尺墜淵舂撞所謂龍淵也淵在石穴中中如釜鍋玄凜不見其底時聞龍吟聲聲如洪鐘遠聞坐淵上仰看石門在山凹水出其中滔滔汩汩其始著壁既而懸空直下滚雪垂虹飛沫噴薄人在數十步衣巾皆濕時朝日昇霏丹霞過壁宛如玉龍乘雲下飲瑤池其爲詭觀非內山八潭比也一場吽壯

詩曰
玲瓏石穴近天開硥磕晴空聞殷雷萬里若非銀漢淩千尋那得玉虬來曜日成虹翻倒立隨風如雪却徘徊崚嶒獨倚龍門立十日遊觀到此瑰

僧云緣址厓登六七里又有八潭即所謂外八潭而龍淵之源也非輿可升脚力且疲悵望徑歸龍淵之南即九井峯北即毗盧峯其東南即不思議峯秖見其背石色稍黑不如前面之皎皎而湫瀑之奇則内山之所無也若從内山踰九龍峴以入則境益奇絶而非籃輿之可到云毗盧之北即温井嶺也不思議

之南卽鉢淵也龍淵之水與温井洞水合東流十許里與鉢淵水合南流至南江口又與楡岾洞水合由高城浦入海此其外山山水之大畧也旋出洞問萬物草路頭則僧云今所謂萬物草以楊蓬萊萬物草記觀之則模象旣殊地界亦異又有新萬物草亦非別件只是俯視前面反不如在前仰看然則尹壽吾之言與此不爽矣蓋聞自長箭里西入四十里則有千佛洞百官朝宗峯此其眞也而路絶險雖枯禪健脚未之或見豈其然乎烟霞鎖壑莫可窮尋雖可尋非露地經宿不可入也秪誦古人凡軀無健羽悵望

未能歸之句留待後日日永氣煖庶可遍尋耶詩曰
二氣紛綸分劑難先將形色此中看雕鏤精神留
石面陶勻坯樸付孱顏而後人間方有物從玆天
下更無山楊仙一去雲烟鎖巓得傳疑滿世寰
金剛內外古稱八萬九庵而今行所足蹈目見者置
之勿論其外青蓮長慶靈源松羅彌陀安養天眞新
林在長安白華之間三藏奇奇在表訓之北船庵圓
通在彌塔之下開心安心養心在普賢峰上天德在
熊峯下獅子在摩訶之西圓寂在吉祥之東栢田寂
滅在永郎岾之上處谷大寂在楡岾之西外圓通鉢

淵在榆岾之南或廢或存而并可歷數向所謂八萬九庵乃空門勝大之說也午飯于神溪跨馬出洞門歷蒼真至閼魚浦通川界有古城址自浦至山頂未知何代所築遵海而北至甕遷遷甚高峻下馬坐磴上大海驚濤來泊遷底時西風甚急而有高帆數船乘大洋北上彼以舟楫爲馬舳艫爲家颿風飄忽馳逐於洪濤巨浪之中而造造有覆舟之患所謂以身殉利者也世間求榮而賭名者當以此爲戒矣行至南涯津留宿丁丑早發行十里西南望石峰高撐如鼎錡樣所謂石鼎峯也知是仙人鍊

丹之處而返面有期觀百鼎則失叢石叢石是山東

詭觀也與其失叢石毋寧失百鼎遂徑向叢石蓋外

山之勝至斯盡矣所經內外諸勝石釦攢霜泉紳鳴

玉砰磕也磋研也若紅霞之流天而卷舒也皓月之

初出而暎山也應龍之角䟗肰出且没也固不可模

寫眞面而大槩刮垢勵精峭削峻潔外山不如內山

充滿發越渾厚凝重內山不如外山見外山而不見

內山則恐流於和見內山而不見外山則亦失於隘

要須觀盡表裏始可以兼得夷惠矣詩曰

未了清緣降謫仙名區十日幸盤旋江山慣面渠

應識暈血沈痾我始痊此去方壺雲萬里前身華
表鶴千年秖因超省無多暇兩腋乘風下碧天
是日海颶大作碧波眷撞或隱轔萬頃或倒立千尺
誠壯觀也嘗觀西海水白而濁或云潮汐往來之際
水不能無濁東海則無潮故水碧而清理或無怪而
我國之西海卽中國之東海也中州人指東海謂青
海則水之碧可知矣豈或一邊濁而一邊清耶夫潮
汐地之喘息也盧肇曰潮之生因乎日也天行健日
傅于天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水因其灼爍而退焉
退於彼則盈於此余安道曰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

水於月從其類也月之所臨水徃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南北或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太空之中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溢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縮而爲汐水經云鰌魚出入有候故潮之進退有期然則西海之水隨日月盈縮而東海之水獨無進退何也西海之地與元氣升降而東海之地獨無浮沈亦何也鰌魚之說尤淺近不足採然出入進退之西有東無抑又何故今觀東海雖無潮信而一息之間亦有呼吸進退是可謂小底潮耶是固窮理之士所當究悉而水

經所不載也前輩所不論也雖有管蠡之見而未敢吐諸語臨大瀛而浩唱招海若而問之詩曰

東遊汗漫到瀛蓬極目無垠見宕鴻吐納風雲聞地喘攀來星日接天容浮生始覺寰中泛潤物誰知象外功問爾緣何清似汞秪因渟氣腹空同

秣馬頭白津誦古人烟霞到手休虛擲塵土驅人易白頭之句不能無歎老之意到通川日已斜矣乘興入叢石距郡十里而遠有石嵓如熨斗樣突入海中其陰卽巨濟津關東北嶺西南商船之所泊也其陽卽叢石也踰一小峴漁戶數十臨海壖而家焉沙白

水清舸艦迷津步上東崗崗似穹龜飲水亭於崗樸斲無堂室只一空樓懸李稼亭古詩七韻崗畔海岸立石磈磊各有廉稜如削羣玉又相附麗如立東笥而時日昏而風迅飛塵遮目未暇詳覽下山宿津舍遙夜濤聲如地塌山裂龍吟虎鬪竦然眠不成戊寅風息拓戶而坐三千大洋只在門庭波濤不驚文綸如縠容與汪瀁與天下上俄而一線赤氣從東方黯靄中起漸看殷紅一帶橫亘海天又頃之日輪徐上如一圓白玉盤上擎一顆大紅珠雲君霓師金支翠旗彷彿扈從誠壯觀也詩曰

蒼涼竹牖起淸晨剪拂衣巾拜日君瑞靄俄看騰
紫盖王盤如奠送紅輪乾坤盡入三眷蠲人物都
歸一氣燻下土愚臣猶擿埴乞分光曜照心神
乘小艇泛海環繞石叢自西而東昨日山上未現者
盡露無餘圜亭數里縱橫顚倒者無非叢石厥色蒼
厥稜六或依岸而立半露其身或中流而峙只出其
頂在其東者尤爲奇觀腹背相依肩脇相比長短瘦
肥各以類聚俯仰坐立亦以羣分平頂細幹聚首齊
踵雖公輸督繩郢人運斧巧無以加焉其中極卓犖
最瑰奇者有四焉卽所謂四仙峯也十百長柱束爲

一叢如比竹而編箇若攣挺而鵠峙出水者已過百丈則其入水者又不知幾仞也船人云夜靜月明之時或有仙人來遊令人有脫屣願從之思其下磊磊成磧者如磨如礱如礎如印造化翁一場戲劇誠極奇怪次稼亭韻

觀盡金剛萬二峯登臨叢石興復濃龍宮百尋蒼王柱蠡殼千刼碧苔封頂踵腹背齊東立長短瘦肥各迎逢筍駢櫛比渭川竹亇斲矩方徂徠松波心六鰲秋正寞臺上羣仙夜相從東風異日巖花發騎鶴重尋合留蹤

颶風復起船如簸箕目駭神凜回船泊津詩曰

未攄磈磊壯心胷一帆高撑大海中遊仙貝闕三山碧浴日龍宮萬丈紅無涯但見天色迴不洩方知地載功强把詩毫要作頌世間何語可能容

復上石亭北望三島浮於水面卽功德島也島之外遠山隱暎晴川白沙微茫乍露者卽安邊之鶴浦也東北望眼力窮處彷彿有山形不可詳眞面者端川之利城山也東望一嶼在翠靄澒洞之中者所謂卵島也其廣輪可十里羣鳥孳尾於其上南望一島狀如伏龜在烟雲黯黮之際者所謂金蘭窟也窟中石

皆赤如砂壁上生金光草非梯可接人莫能採料是仙人棲息之所而未克窮搜還尋淮陽路秣馬中臺踰楸嶺險峻浮於竹嶺逶迤迴薄凡九十九盤到華川親旆向楓嶽抵此矣因陪宿村舍己卯還淮凢十一日周行五百里留蓬萊舘後閣欝欝若生病一老吏來告曰州之西有江清漣溯流而上奇嵒離立如樓如臺其上有亭曰山高水長形勝可比叢石余乃儵然獨往亭是具使君得魯所創而亭之下有釣臺名亭之義盖慕子陵也幽邃窈窕亦可以舒暢而比諸叢石則所謂夜郎何如漢大也誠不滿一笑九月

初八日癸未拜辭蓬萊館發還宿華川甲申踰楸嶺
嶺上徊徨望雲之思南北俱切詩曰

逶迤九折陟高巘逸興愁思摠是詩搜勝名區債
未了望雲隨處意俱馳天連海色歸鴻遠地盡淮
陽客馬遲僕御催行秋日晚山東今去境尤奇

是日重陽也遙想故園黃花白酒孤負佳辰卽欲登
毗盧頂上以遣登高之興而不可得詩曰

蕭蕭驢背帽簷斜斜日輕風吹髮華東出海山無
與伴題糕何處飮黃花

過金蘭窟指點蒼島許迴久立詩曰

末路如今友道難孤行千里到金蘭金蘭誰是同心者獨有蒼巖一解顏

宿頭白津乙酉秣馬長箭西南望無數奇峰露髻於嵐靄之間所謂萬物草在其間耶唯倀倀然神遑而已鎮日行碧海濵寓次爽豁自覺無一點查滓詩曰

虛舟過碧海蒼滐眼無垠蠙貝遥騰彩蛟龍暗吐雲秖看元氣合不辨二儀分休說身如粟層濤意欲吞

漉囊隨處與難裁大壑秋深獨上臺溜在乾坤盈不溢驟如風雨蹴仍回鷗邊白浪排空起島外紅

雲繞嶼來桴海千年玄聖遠誰人今世不膠盃薄暮抵高城尹壽吾出見邀入金秉焰道翁李容仁士述先在座金參判啓温之從孫是新交李正言又新之堂侄卽舊知廿載前逆旅一面殆不可記自謂寓居高城之七松亭七松卽明翁門人權灘村絿舊基也在稤庫神溪之間而向日經過未克歷訪非但無人指導亦緣自家踈畧不覺赧然因鼎坐共評海山諸勝燭跋乃散丙戌入ヲ日浦浦在郡北十里水滙如鏡周可十里歷歷羣峰環繞其外而所謂三十六峯殆非實際揚舲入湖中中有三嶼如品字亭在前嶼而名曰四

仙卽永郎述郎安詳南石行諸仙之三日來遊處也
因而名亭浦後二嶼北曰舞仙臺南曰丹書嵒嵒上
書南石行三字大如掌其左書述郎徒三字皆鐫而
朱塡之仙人手筆千載不泯時紅日昇霏島嶼皆赤
倒影水面紅錦生紋東望海門有如白衣仙官列立
於天際卽七星峰也忽看雲牕霧閣騰彩於七星之
外玆頼眴爛皆觸睛眩豈所謂蜃樓者耶詩曰
三日仙遊去不回紅欄孤嶼自崔嵬湖連海色浮
天濶雲捲山顏入鏡來好伴枯禪坐白石還隨孤
鶴上層臺忽看霧閣星峰外無數蜃光拂曙開

虛舟回泊海千層爲躡真緣步石稜日脚倒明湖
上霧秋聲深入鏡中菱空留石篆蒼苔沒未信金
砂白日昇若使後人看我刻前塵仙俗更誰憑
下船登仙亭亭鋪磚爲地斲石爲柱前輩題刻照燿
墻壁梧陰詩曰三日浦中泛小舟一區形勝水雲悠
書來重憶曾遊處三十六峯無盡秋次云
泛泛孤亭小似舟四仙遊處水雲悠淩雲我欲從
君去三十六峯頭月正秋
簡易詩曰青峯六六艶螺蛾白鳥雙雙弄鏡波三日
仙遊遊不再十洲佳處始知多次云

六六脩眉艶似蛾長時弄影鏡中波仙家一月人
千歳休道淸遊別處多
八松詩曰四仙亭上强題名非學丹書南石行直恐
千年東海上無人識得舊崇禎次云
丹書巖畔八松名芳躅同留南石行卓節至今磨
不盡名區日月自崇禎
船泊北岸岸上有僧寮數架名曰夢泉庵左云雨花
龕右云留仙閣坐少選蕭灑有出塵想其東石峯陡
起有石如門上覆龜巖名曰門巖是其仙人出入之
門耶壁上多遊人題刻庵僧曰此浦年来爲人所占

用灌稻畦浦上松桂盡斫爲堰幹仙境頓減昔日面
目矣次壁上韻
稻畦繞堰政油油湖景都輸百畝秋龍利仙區猶
不免氶即何處覓淹留
回船入郡與士述登海山亭亭在衙舍後前對奇峰
層層如寶塔後有二龜石出頭下臨欄檻東望海色
如氶七星離立雖在城府而亦一金剛莅此邑者可
謂丹砂仙吏矣壁上多前人詩蓬萊詩曰尋眞誤入
羽人寰白玉樓高倚廣寒牕拓海天生鏡裏砌流星
漢蕩江干主人舊識須堯曆客子新傳變楚冠可憐

謫仙霞鶩字銀鉤鐵索舞回鸞亮曆楚冠霞鶩之意未可曉次云

積玉層城別一寰危樓迢遞九秋寒領畧金山來几案倒流瑤海入闌干紫氣相迎關尹席黃花重整孟嘉冠是日即小重陽會須兩腋生輕翰咫尺三淸駕彩鸞

昆崙詩曰蓬萊城郭鎭雄關城上孤亭霄漢間東望乾坤浮赤氣西來仙佛護靈山何年北斗從天落此路樓船採藥還欲問永郎千古事刼波長與白鷗閒次云

九秋乘興出東關又得名樓湖海間飛去金砂三日浦落來銀漢七星山丹霞古壁登龜坐明月層城駕鶴還樽酒幸逢句漏吏黃花佳節剩偷閒

更賦一律寄夢泉僧

十里螺湖繞石欄空花亂墜水晶盤巖根穩宿秋雲擁海氣遙將曉日寒禪定凝香聞塔外客歸孤鶴餞江干重尋異日留仙閣瓶鉢爲供沆瀣餐

別主倅偕士述浮海入海金剛向所見七星峯離立海中若癯仙然揚舲北上無數石峯次第呈露於波濤詭譎之中如拳如臂如戟如鉅蛟鬚鰲骨蟲蝕烏

啄者怪怪奇奇豈其鯨魚之所盪蟠龍之所窟而然耶有採鰒船隨後遂飲一觴截鰒而肴之命從人歌望海調一曲足以舒逸滴魚油俯水中水中奇峰又無數矣所謂七金剛尚在海中者非耶士述因喟然嘆曰以蠡殼刼灰觀之桑海變遷自古然矣安知今日之陸金剛不作後日之海金剛而後日之海金剛不作今日之陸金剛乎仙家海籌之說果有理乎人之壽得如海中之石當見山海翻覆矣余笑曰一日之遊卽一日之樂尚何論千萬世翻覆乎雖然天地亦形而下者必有會壞之時譚景升曰摶空爲塊見

塊而不見空土在天地開闢後也粉塊爲空見空而不見塊土在天地混沌時也爾時君與我爲空乎爲塊乎詩曰

蠡殼依然萬二峰先天應在大瀛中如將積水翻成陸而後七剛盡露容

四三離立王爲叢最星斗分明墜水中若隨海客見霄漢歷歷楡城幾箇峯

士述曰地載海水耶海水載地耶曰海水載地耳士述曰海水烏載曰天載之耳士述曰天有形乎曰天雖無形而一氣所運水自不泄朱子論天形曰只是

旋風下輭上堅道家所謂剛風是也由此言之天未嘗無形質也士述曰地下亦有天否曰豈得無天程子曰地者天中一物如雲氣之聚而久而不散士述曰百川赴海而海之不溢者何也曰莊生所謂沃焦土是也朱子曰徃者消來者息非以徃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也士述曰來者之息從何生也曰天一生之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也驗之人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曷嘗輪回而復入身來士述曰子試爲我言天地之形曰天之形圓如彈

九其運轉如輕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夕則自南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朝則自後升而趍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夫氣卽水也人以口噓氣則水生此足爲氣生水之驗修鍊者鍊氣積久則可使流水倒流此足爲氣舉水之驗也遂下船攜士述尋帶湖亭亭在郡南牛鳴地負山臨水頗窈窕亦海上名亭也詩曰

一帶湖風景足奇觀叢桂深深更力攀天際樓臺千

蜃結霧中島嶼六鼇蟠世緣老去如墻壁幽興秋
來在海山但恨斜陽歸事促怱怱分別下江干
別士述渡湖二十里抵浦外店伴當躡後者來言渡
湖七八里有所謂仙舟巖海上一石盤陀上有奇巖
下覆如屋宇其中嵌空穹窿入其下仰視之多鑿坎
如釜如盃鷄窠蜂房色白而滑澤自外視之則即一
尋常黑石此其五十佛出海時石船也恨未目見然
此與廩君之土船無異齊諧之說安足徵也店主鄭
生曰此間有所謂鑑湖極圓淨湖上有楊蓬萊飛來
亭舊址址後有九仙峯造化筆天書品傳云楊少華

自鐵嶺駕鶴飛來搆亭於此今有崔氏亭在其傍蓬萊詩板尚在因持來示余詩與筆甚奇健矣待曉將遍覽是夜發烟霞之疾厥翌丁亥馱病而還未果登臨南行海岸瓊沙鋪雪忽聞人脚馬蹄琤然有響是所謂鳴沙者耶沙邊多海棠其實殷紅若春回花開則亦可賞玩矣秣馬大津津上有環碧堂云而未克登覽馬上吟鑑湖詩以紓幽悵次蓬萊韻

九仙峯下問仙家一鑑虛明繞翠阿風拖鳴泉穿亂炭人隨歸鴈渡晴沙樓臺半壁青霞欝節屐三秋白石多見說此間留異蹟蓬萊題刻筆生花

歷烈山湖冠邑浦苍竹驛宿杆城病少愈戊子晨發
入言此間有隱仙臺仙遊潭之勝而未暇登覽秣馬
淸澗驛步上萬景臺卽海溢巨巖平地成峯登臨眺
望眼界空濶下臺入淸澗亭檻外海色蒼然如天巨
浪蹙岸舂撞成響令人胷次爽豁而殊無奇致且亭
於海而名以澗者顧何意歟時日未夕而月已出歸
鴻一陣影渡明沙矣詩曰

穿山駕海出塵埃逸興三秋處處臺東過鰲頭惟
積水南歸驢背盡蓬萊鴻飛忽見瓊樓影蜃氣分
明畫幛開莫道拘儒眼目小滄溟輸納錦囊洄

宿水治津終日行海岸大抵多鳴沙其聲或琮琤或伊軋或厲而揚或細而長足令人惺惺所歷路傍有永郎湖雪嶽千峯倒影水面境甚奇絶云而無人前導過而未嘗可恨店人曰澗亭北十里海上二石間浮數寸上凹下凸夜必相磨朝見粉屑在下但未見磨盪狀然墨抹以驗之良然豈其然乎己丑鷄三喔發行行十許里登洛山由虹門而入寺在山頂前臨大海風景浩蕩眼界空濶非清澗之比登寅賓樓觀日出一如叢石所見詩曰

精白吾心復澡身清晨洛寺肅寅賓未昇舉世皆

模象初出乾元物覩人萬里無垠通赤道九天盈尺上紅輪政如今日聰明聖待曉凝旒御紫宸

寺僧曰此寺即我 光廟駐蹕之地而其時有觀音現聖之異故 睿眷特異他寺矣寺有大鐘金乖厓守溫奉 教製銘銘甚奇健樓上有紗籠詩板即我 肅廟朝御製也詩云快登南里洛迦峯風捲纖雲月色濃欲識圓通大聖理有時青鳥含花逢拜手敬賡曰

功塔層成萬丈峯至今恩露海天濃微臣暗祝無疆籙熙洽千年幸舜逢

登東麓卽所謂義相臺也時旭日已昇而杳靄黯霮之外雲氣點點或斷或續或圓或方或峻或行或陡或隲宛如島嶼縈迴巖巒叅差俄而風吹日高倏忽無迹噫世間古今榮悴聚散亦類是矣疇能追忽物表歘舉霞外不與桑海同其變遷耶下臺循岡而東登普賢窟窟在海門石罅佛殿跨兩岸峭巖海在禪堂之底穴堂而俯視海濤衝入石窟中舂撞作雷鼓響出入伸縮有如呼吸豈或睡龍伏窟中波濤由鼻息卷舒耶一場叫奇詩曰

翩翩歸與苦難裁隨處雙眸拂曙開紅霞日出裏

陽樹青海秋高洛寺臺卽看雪嶽當階盡無限滄
溟入檻來坐我睡龍雙角上終朝猶聞鼻聲雷
還登梨花亭少憩下山出虹門別帳殊黯黯矣雷約
山僧春風更尋詩曰
雲捲鴻冥弄日晡山開馬首淨秋容楓嶽遠過天
以北蓬瀛又在海之東水落何時成大陸石騰無
處不奇峰今來剩得淸緣近約伴諸仙拜木公
日向午微雨乍作行二十里歷样原驛馬上口占
蓬瀛旬日短長程信馬瑷沙步步鳴雲裏踈鐘聞
洛寺雨中残郭見襄城汀洲怪石如入立風浪歸

舟似鳥鶩極目鄉山征鴈遠悠悠行李更關情
入襄陽秣馬襄卽海曲雄府也族叔稼隱公至今有
遺愛店舍人知余一族亦爲致敬府之北聞有雪嶽
世所稱小金剛而旣觀其大矣複焉用小哉清凉周
房亦稱小金剛而清凉是先賢家山得夫子而名益
彰至若周房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玆王是騾也雪
嶽其必周房之匹乎五十里南厓止宿庚寅歷朱門
津津頭有白石如人者離立無數亦奇觀也秣馬沙
月抵江陵卽濊國故都而山東大都會也濊或稱薉
或稱銑或稱滄海漢武元朔元年君南閭降遂郡縣

其地西北有五臺大關之險東南有魚鹽之海閭閻殷阜樓臺相望稼車行賈轂擊袂帷實非原州春川之比也府東後海村即李文成先生胎光之地而烏竹軒胎室尚存所用玉硯及擊蒙要訣草本至今藏在山海無古今之異而今到此地絕未聞賢豪士拔萃於區中豈或有之而未之聞耶訪王街金上舍學魯即登別剡者也甚謹厚其子秉斗星翁甫亦雅敎因與星翁攜酒入鏡湖湖之周可數十里瀅如臨鏡毫髮可鑑深不沒肩而水勢漫衍往來人客至今無溺死之患此所以號稱君子湖者也臺在湖北岸金

碧流輝憑檻眺望境極窈窕東臨碧海渀洋無垠而
間以沙堤橫截如雙虹橋南有竹島楓林爛如文錦
倒影湖面宛若蜃樓銀鱗玉尺隱躍鑑心微風乍動
縠紋淩亂未知賀知章鏡湖一曲果不讓一頭地於
玆湖耶傾觴一痛飲楣南有東陽尉扁額楔上揭栗
谷鏡浦賦卽十歲時所著也而詞致淸婉識慮高遠
先賢德業渾然天成而以文詞言之可謂生知矣壁
上題板擧是近古文章之士而未暇詳覽其中西洲
詩曰十二朱欄碧玉簫秋晴琪樹暗香飄千年海濶
秦童遠一曲湖明越女嬌芳草佳期當落日美人歸

夢陽層霄漁翁猶唱瀛洲曲船過江門舊板橋次其韻

何處仙人碧玉簫涼風引響曲欄飄梅香謾動林公興鏡面休稱越女嬌羞與澗流爭赴壑靜涵雲影直通霄永郎異日煩相速分付雙虹駕作橋

又次壁上韻

虛舟搖蕩捲孤篷金碧樓明蘸水中天勢平圍容一鑑海門橫截繞雙虹憑欄白日聞龍氣垂釣斜陽起鯉風更欲攜樽梅鶴亭名去菱花深處喚篙工

轉入梅鶴亭亭是金氏先亭也前臨湖水園林幽邃

而日已啣山矣坐少遅還王街宿星翁家金堂儒叔升舊日隣契而在雙溪曺上舍翼承亦舊知而在鶴山入此境竊欲相訪而返面期促未克逶迤只得裁書留星翁傳付辛卯逾花飛嶺宿栗峙壬辰抵陟州之北坪訪鳳尾亭主人入其巷竹林蕭灑松樹離立數三童子挾冊而出視端而貌恭問汝何師曰鳳亭也令前導入其室席無留塵爐有凝香金稱實思慊整衣巾高踞丌前丌上積禮書及朱書可知爲詩禮中人也叙寒暄畢入陟州登竹西樓樓在真珠館西崗蒼崖峭削下臨平郊碧川曲折繞壁成潭奇峰迴

沓不見海色時江楓雖老夕陽蒸霞釣叟浣女嬉嬉烟汀嵇琴胡笛迭奏樓上白鷗無數淩波遡迴境旣窈窕亦兼鉅麗蘊藉雖不若鏡浦而奇傑則過之壁上有紗籠 宸章而龕而鎖之又有李文成先生詩詩曰誰將天奧敞華樓石老星移不記秋野外千鬟浮遠岫沙邊一帶湛寒流騷人自是多幽恨淸境何須惹客愁會撥萬緣攜篗篗碧厓西畔弄眠鷗敬次

蓬萊歸興竹西樓滿眼蕭蕭桂樹秋山郭千年悉直國烟波一帶舜川流紗籠壁上 宸章燿石壁潮頭海若愁鎭日紅欄喧鼓角慣聞汀渚不驚鷗

訪所謂斥潮碑碑在鎭營前小島上書以籀篆讀其
文多不可口然碑頭書陟州東海頌碑陰以隷書刻
顯宗二年先生來守此邦撰篆東海碑立於汀羅
島爲風浪激沈先生聞而改書刻竪于竹串島云云
傍有人卽州人也余問曰此其斥潮碑耶曰然何以
謂斥潮耶曰東海舊有潮先生作頌以斥之其後異
趣人作穽曳而踣之復有潮患民不聊生州老吏曰
先生固已慮此又鐫一碑瘞之州廨堂底矣州人取
而竪之潮復退去先生可謂異人也余曰是固今童
孩之習聞而余亦曾所聞也然今觀碑陰所記不說

潮之進退而只說碑之激沈又云先生聞而改書則瘞碑之說不其虛妄乎甚矣人之信耳不信目也碣碑篆歸來校看記言中本文則有曰東北沙海無潮無汐而不言潮患還宿鳳尾亭主人問曰儀禮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疏以致齊散齊之齊釋之此時疾者氣息將絶養者侍疾焦燎其何能致齊耶余曰齊者專一心志之謂也疾者專一於考終養者專一於養疾玆豈非齊乎又問本經記余曰恐是士喪記士昏記士冠記也問鷄斯余曰笄纚也古無被髮之禮今之被髮者卽伊川之餘俗也問大斂奠席疏曰小斂無巾大斂有巾而上小斂章云籩

豆實具設皆巾之蹏說可疑余曰未可解也問夾囟日角午達曰羈余曰囟首腦之上縫也夾囟兩傍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也午一縱一橫之謂也剪髮留其頂縱橫各一交相通達也羈者隻髻也角者雙髻也或曰羈三髻也至若禮書吉禮則其制少變而喪服則尤易失旨杜佑之通典溫公之書儀韓魏公之祭式陸農師之禮象圖晦翁之家禮及吾東喪禮備要家禮源流參酌考證則尚可以不疑於所行而窮鄉僻塢恐難廣蓄諸書矣主人曰只遵家禮備要恐不得罪於禮家矣是夜路憊甚困不能早起而主人則

鷄晨卽起整衣冠覲廟其二子趍未明盥櫛來拜肅肅然無怠慢意儘可謂法家拂士矣贈余以詩曰楓嶽有餘興夕陽向竹樓歸來同一夜別意已三秋謂有親庭候難期客榻留幾時還復見南嶺日回頭次

贈

雅契尋蘭室幽情上竹樓歸鴻滄海月棲鳳碧山秋叙我三年別爲君一日留臨分不盡意回首路東頭

癸巳晩發入五十川川深山迴迴薄相噬曲曲清瀉皆有幽趣霜柿成林紅綠相暎遡川而上凡渡五十

五橋川之源卽太白之楡嶺也是日宿大野村偶吟古風四韻

河圖五十數此水得其名敦艮相疊積習坎紛迴縈單圻交象著離合卦體成尋源何處是本自天一生

甲午踰楸嶺宿黃池店舍追想前遊倏忽六載岀花楓葉江山換面不禁徂歲之感乙未踰四吉嶺高赤峙其險峻平生初經也宿西壁之塔街丙申返面縈衛勝昔自出告凡三十九日周迴二千三百餘里其間風二日雨二日而倶經於等閑地盖亦有相之者

矣第毗盧彌塔靈源圓通船庵千佛洞萬物草百鼎峯造化筆鑑湖雪嶽求即湖五臺山之勝未及遍覽且沿海五百里一塊石一泓池無一非奇賞如復得數月寬假可以箇箇把玩面面題詩而覲省期促未克滿意遊賞是可恨也然荀有仁智之樂而默契乎散殊一本之理者百鼎一鼎也千佛一佛也萬物一物也一萬二千峰亦一峰也更何必山山登臨水水遡迴也哉詩曰

於水滄溟雲萬里於山楓嶽王千層若把遊觀論造諸聖門容易到顏曾

農盧集卷之五

農廬集卷之六目錄

序

農廬集卷之六

序

朱書要語序

或曰濂溪子倡明斯學於旣絶之後而其書止圖說通書若干言而已二程張邵之言稍繁於前人而亦不過全書幾篇東西銘正蒙經世書而已至于紫陽其言益繁於傳有章句或問集註集義於經有本義啓蒙集傳通解於史有綱目名臣錄於諸家有韓文參同陰符之攷異至若小學近思大全語類之書連艫架屋指不勝屈讀之者如泛江海神駭目眩不知

北極之所在一何其富也余曰晦翁之言其可已乎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周公著爻辭孔子著十翼且孔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孟子言四端戴氏言七情節次增加自有不容已者是豈故爲駕說將多于前人哉昔李密曰典謨舜禹臯相與語故簡大雅誥與凡人言故碎況晦翁之時江西永康之說金陵眉山之言縱橫馳騖震耀張皇而河南嫡傳寖遠而寖微則金鐵朱紫之分不得不辨鉤玄發微之說不得不長而唯其初晚諸說間見疊出或不無繁衍者乃其門人之各記所聞俱收并蓄此則不可不知

也余幼少時喜讀朱書而無安世之默識有師丹之多忘掩卷茫然莫知要領乃以一冊子抄錄其要語以備遺忘然段段句句截斷孤行終不免兎園夫子飣餖剽賊之歸則將焉用此噫一朱書也而有節要焉有通編焉舉不下數十卷而余乃數編而止所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而益自見蠡酌之小也已矣然此猶少時事也今已年踰不惑而依舊是阿蒙掩卷自悼因書其顛以自警云爾

周禮菁華序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時雖杞宋無徵而二代之禮固未甞不行於周周禮則至今傳世不可謂無徵而實未甞行於世蓋聖人不作無能損益而然也唯彼新莽宇文金陵之輩取其名而遺其實以致天下魚爛河決胡氏父子遂疑周禮卽劉歆贗作朱先生辨之曰制度之書非周公不能作向非朱子力辨則是書與僞泰誓俱廢矣其輿衛聖經之功盛矣而未得周公之位損益成一代之禮是可恨也語類云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近世徐元德作上半冊卽陳君舉所奏其書不傳雖不知如何纂述而想必抄出其最切要者耳

獻也不揆僭妄因其名而輯成若明谷之於禮類能不參差於二氏之義例耶但冬官是漢儒之所補雖一例抄錄而恐非周家舊制也昔盜發楚王塚獲十餘竹簡王僧虔見之曰此蝌蚪書考工記周官缺文也惜乎其佚而不傳而此與汲冢周書無異汲書已爲先儒所辨破則此亦未可信也恐不若漢儒之去古未遠掇拾於斷爛之餘猶或有足徵焉云爾

大學問辨錄序

朱子曰明德如八窻玲瓏言其明白易見也其義於章句已盡之矣或問所謂方寸之間虛明洞澈者又

加詳矣東賢所謂心之表德亦甚精約矣然而古今
諸家之說又不同或云明德是心(盧玉溪)或云合心性
而言(黃洵饒李栗谷)或云心統性情(胡雲峯吳氏程)或云心非明德
而心所具者卽明德(呂晩村)或云光明之理具在吾心
(陳北溪)或云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明儒)或云性與明
德相近(退陶先生)諸說不甚相遠所謂橫看是嶺直看是
峯者也二字訓釋若是其多般則況經傳文合一千
九百十字(經二百五字傳一千七百五字)逐句有釋乎末學淺識旣
不費晦翁平生精力亦不用和靖半年工夫只依經
據註參以衆說反覆問辨略有所論訂者然聖賢言

語一重又一重去皮方見肉去骨方見髓顧茲郵傳口耳徒見皮膚安知今之所是後不以爲非吾之所從人不以爲違也朱子曰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久之自有正經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正經亦不用然則正經是胷中大學之訓釋章句是正經之訓釋或問是章句之訓釋諸儒之說又是或問之訓釋釋中有釋殆無餘蘊而潛心研究猶多疑晦不知何時見得那胷中底耶昔劉延世博學窮經時則有何許人騎驢至門發難辨釋遂解大學滯義今不知所難者何句

所辨者何義而想是精誠所到感得來神明耳我非延世又安有此等時節耶只當以此錄就正於當世明辨者云爾

送成寢郎退默赴洛序

聽籟成公本洛師人也遯于丹峽養德二十年 朝廷以祠官徵公以出處詢朋舊之素相往來者甲曰窮經將以致用也方今 聖明在上蒼生望起積仕臨民尚可以展經綸之蘊乙曰隱居所以求志也旣以林泉契活猿鶴作主固守東岡尚可以礪幽貞之操公曰唯唯否否余乃肅而前曰二子之言俱非知

公者也夫膏肓泉石泥塗軒冕洗耳塵紛削迹烟霞隱淪之事而非顏氏陋巷之樂也蘊義生風架學飛才攬纓側弁措置事業循名者之事而非晦翁袖泉之息也蓋嘗聞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是乃君子居身之所珍也處而兼出者之業進而有退者之志然後方可謂出處之正易不云乎進退無恒非離羣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者此之謂也昔聽松先生固聖代遺逸而嘗出肅一命退翁銘墓稱之以雲月默庵先生亦山林儒賢而嘗就施挌栗翁貽書勸之以登遂先大人公亦嘗仕蔭途歷典郡邑選桂坊周旋

侍講而寄淵冰於履歷寓繩墨於簪紱此公所目擊而耳染也行矣哉坡山宮墻典型尚依寒泉舊宅謦咳如聞公退之暇讀遺書而遵遺矩則環堵之内獨無小山之叢桂乎簞瓢山雌觀我進退佩王縕袍隨時隱見即吾儒家一副當規模而其所以承家學繼先志者其在斯其在斯乎公曰唯唯君既勉之以繼述退雖不敏敢不自勉余乃書其言以贈僕夫

壽李文 致禎六十一序

蓋聞古有道之士圖所以久視者必鍊形治心專氣致柔精藏神守累釋機忘而淳德凝道壽躋無窮魏

伯陽得之傲遊三清之上壺公得之屢見滄海之揚塵今明窩李公其亦有道者流歟自壯年氣淸形癯若王壺之貯水心拙體弱如處子之在閨逡巡而退步淡泊而寡嗜視世之骨騰肉飛攞纓側弁馳騖於名場者其枯菀不啻相懸而及夫六龍飛轡鶯蟬相遞向之鬒者星渥者彫趁者歛猛者懦非復昔日樣子公則不然年已耳順矣辰已週甲矣形不益癯而其精藏矣體不益弱而其神守矣櫝玉不售韋圭終老而志益恬凈無慕於外則其累釋矣處鄉黨長幼貴賤咸得其歡心則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

守則天光發累釋則心淸而靜機忘則德醇而一此
公得壽之方而積精全神守一處和行將氣益盛而
體益健德彌劭而年彌高矣彼其噏月吞霞龜息鳥
伸脫屣塵根飛昇太淸而無有人倫之樂不免孤棲
之苦者孰如公處衆人之中而凝至人之道極人世
之懽而享喬松之壽哉是則壺公伯陽其必羨公之
完福矣且況公之先秋巒松月諸公世享頤期之壽
以下又不減七旬八旬龜蓮鳧藻之慶迄今未艾則
其家憲世譜雖謂之列仙傳可也歔也以隣後生厠
從遊之末者有年尚可作劉安雞犬乞得公黍米丹

一粒

退陶經說序

東方之有退書猶魯國之有論語張南軒類聚孔門言仁處名以洙泗言仁錄晦翁蓋嘗警之而亦復勉之後學之尊信退書者獨可無言仁錄乎余讀退書沈潛反復蓋有年而漏器盛水水盡器空終無以久作心印乃敢節畧其要語爲一弓書又抄其經說之雜於簡牘者彙分四書編成一卷非敢自擬於仁錄而亦以備佔僤考據之便也或云凡所以類聚者無益於實見適足爲破碎原書有是哉言乎如吾膚淺

兼以鹵莽其安有實見而免此破碎之誚雖然書之有類聚蓋古矣朱書之語類程書之分類戴記之類編并可誚之以破碎乎雖曰彙分而原書自存政如萬物之方聚羣分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其中云爾

握機圖序

握機本文五十字本黃帝所作也姜太公諸葛武侯李衛公諸人繼而演之爲九軍八行六花五行名號雖殊其爲八陣一也握機文五十蓋取河圖之數九軍取洛書之數八行取八卦之象六花取三十六宮之象五行取相生相克之理而總謂之八陣者天兼

虎翼地兼飛龍風兼蛇蟠雲兼鳥翔諸陣皆舍此不成也四方爲奇四隅爲正前衝後軒轉環隨機有動有靜體用乃立一方一圓合變無常其義則已具於十三卦制作之象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是也非深於易者其能盡其神乎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九軍八陣之法固已瞭然於讀易絶韋之日而衛君問陣不對而行非不知陣也特以衛君有黷武之志而以是警之也夫兵者聖人所以安天下之術也風氣旣開人情遂鑿雖聖人不容不先事而爲慮故有井牧之田伍兩之兵溝樹之固郊關之限

巡鼜之警壺槖之守雖以禮義廉耻爲域民固國之道而未嘗不用師以輔之然其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櫜弓觧戈而奸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誅暴而伐罪勝國而不殺一卒救民而不利一物是之謂仁義之師其次齊之以政令假之以信義用之以智謀戰必勝攻必取是之謂節制之師下此則爭城爭地殺人盈野窮兵浪戰勝敗靡常卽狼殘虎噬耳奚足謂兵哉故曰枝擊不能當節制節制不能當仁義也噫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降而戰國聖人不作爭奪日起

道德仁義之師固無可施而節制之師則猶可用矣若不豫講於無事之日其何以應變於倉卒之際哉我 朝立國來兵革罕用爲士者以聖人不對衛問爲口實握機行陣之法畧不講究至於武夫以執弓佩韊爲武而問以韜畧則矇如也以致壬丙南北之寇如乘虛邑莫之捍禦至今爲國耻近古竹溪安氏及森溪李氏慨然留意於是以握機本文爲經以范蠡樂毅韓信之註爲傳建圖立說分章晰句九軍方圓五行十二將正宗四統八行六花鶴翼魚鱗却月偃月車戰船營之制排鋪環列如指掌文而太公武

俟衞公之玅無復餘蘊矣又有八門輪回之圖及石陣卞義奇門啓擧之法在其下方研賾旣久略可以窺見藩籬遂書此以待異日識進後更看如何爾

贈一指師序

周孔之道衰而異端熾老莊楊墨申韓之徒馳騖於一時而旋自熸焉唯釋氏之學其說尤盛人之染之也最深唐宋來大賢碩儒闢之不遺餘力而旣撲而愈焰旣滅而復興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農民其遠周孔之道則一而彼暫而此久何哉蓋老莊楊墨申韓之說其術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禪則

其幽若可以通死生之變其深若可以見性理之源其神若可以運禍福之權其徒又多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奪其所謂牧牛者有似乎求放心其所謂見性者有似乎居敬其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粒終日著衣不曾掛一絲者高妙有理趣至若坐忘立脫其魄之流爲膏液散爲珠琲者尤極恠誕是以吾儒之恬靜者愛其枯槁持守者愛其收斂昏愚者樂聞其幻說此其與儒道并行而久傳於世者也今一指師苦行七十年於禪可謂精進眼視笠影無愧臨安僧看得水牯酷似古山釋且爲父母燃指

爲國家祈福供佛百日必致漆夜放光維摩詰所謂火中生蓮此之謂耶使吾儒爲學若是何堅之不鑽何遠之不到哉韓昌黎詩曰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關晦翁因此喻釋氏曰妙喜與張魏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好師卽東國之妙喜也魏公之所好吾安得不好而師無以魏公之好爲好禪之法也於其行爲說而贈之

壽柳下族兄八十二序

族兄侍郎公今年八十二於其子鎭之六十初度設晬盤以娛之鎭斑衣趨庭獻千歲之觴公怡顏覽揆

錫百年之觴喬梓相壽歡忻和悅其華髮酡顏均也杖朝杖鄉之鳩却而不御均也匪禮數之坐立筵席之尊卑孰從而辨翁兒也族人之長幼咸集稱觴而同慶獻奎以服制未克與筵越翌日以辭晉觴曰壽居五福之一而如其無諸福以綏之則勞人而已無令德以將之則陳人而已勞與陳不足以爲壽是以古之稱壽者必曰萬石汾陽諸公斯人也稟元精之氣負一時之望有非含齒戴髮橫目之倫以血氣爲盛衰以年齒爲老壯者也公生於　正廟鴻朗之會長於　純廟熙洽之世鴻漸于　翼廟繼照之日入

講雷肆密贊冲德出奠湖邑頌騰口碑繼登玉署直
聲動朝端歷 憲朝逮 當宁壽踰大耋位躋卿月
雖退休林樊而若虎豹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兼以身
之康彊無損於盛年環于庭者鸞鵠瑜珥交峙而并
耀至若籛行玄草又足以待子雲而呈堯夫其爲壽
豈不與向所謂諸公并其久遠耶此非獨公之純嘏
賅也抑亦先休之攸曁也我潛隱公以崇禎之人勵
蹈海之操觀察公以巖廊之器樂陋巷之瓢寢郎公
以文章經術位不盈德自古陰德之食不報于其盈
而報于其餘是其餘而未盈者始發於公也壽者酬

也天之所以酬公者不亦宜乎如獻者六十無間罔之生也然惟祝極宿之長照依其末光得以收拾桑榆云

記

紫霞洞天記

余西遊洛訪果齋翁於冠嶽山下山益深而境愈奇雖密邇洛師而別一洞天也壁面鐫白雲山人紫霞洞天八大字先生曰此故罪相某所嘗藏修而今爲吾有境則佳而此爲累矣余曰何累之有龍門本勝善之故址而不爲累於程子武夷本夷君之所居而

不爲累於晦翁則故罪相獨奚累於先生哉昔爲姦凶之所染汚而今爲先生之洗滌又豈非紫霞之幸也哉且霞之爲物也變滅無常今之霞非昨之霞而朝之霞非暮之霞也試看霞之起也或抱日而耀彩或依山而隱映葳蕤恍惚頃刻殊狀終日之間不知其幾變滅也況百年之間乎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人世皆霞也人之生也少而壯而衰而老雖享頤期之壽其變則一也此非霞而何世之久也皇而帝而王而霸至今二千有餘年而其變則一也亦非霞而何是以古之聖賢思所以不變以制其變者蘊之爲道

德行之爲仁義發之爲言語扶大教於當時垂斯文於後世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沛乎如江河之行地此則於霞之中有不霞者存焉今先生承家學接淵源傳道脉於無窮其亦不霞者乎先生曰子其爲我記諸余謝曰鯫生是霞之甚者世自有不霞者記之矣吾何敢

古溪亭記

退陶李先生倡古學於溪上爲我東淵源之始雖典型寖遠沿溪一泉一石今猶古也遺躅之地孰非古溪而獨於曲阜溪稱古者以其在第一曲擧一而總

之耳先生胄孫承宣彙寧氏就是起小亭闢東西兩
齋曰尚友曰敏求合以命之曰古溪亭馳書徵記於
獻奎獻乃今之人也無能發古之義敢辭辭不獲則
曰美哉亭之號也古者上世前代之稱而不敢自有
之辭也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初與紫陽韋齋之
扁奚異也況詩成於古而屋就於今其爲繼述之功
抑亦盛矣今公年踰懸車心切懿戒身居今世志嚮
古人苟志於古則不必博求古昔也羣聖道脉歷叙
於屛銘聖學終始昭揭於十圖存心用敬發軔乎靜
存齋箴性理精微指掌乎天命圖說當日諸賢問答

之語有遺書在耳俛仰方冊寓慕羹墻所以敏求者不越乎家學而千古之嫡傳在是所以尚友者亦不越乎及門高足而千古之尚論在茲至若溪山之嵬然而峙汪然而深者亦莫非懷賢覽古之地則公之名亭之義不其然乎或曰亭則古也而亭之外都是今也古淳而今澆古樸而今彫菱角雞頭日變而日汙公其能用今而迴古乎余曰不然古今無定名唯道學之存不存如何耳如其學道也何今之不古也學道而至則是乃古之人雖未至猶不失爲近古之人瓦樽玉瓚同是古也采椽刮楹均是古也洙泗濂

洛前後一揆紫陽陶山今古一轍雖世級日降自有亘古今者存焉因是自修因是訓迪因是而挽迴則奚特一亭之古而已哉獻也非稽古者姑識此以訂學古之君子云

農廬記

古者民之受廛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野別爲田廬今則無受廛之制而余惟田廬二畝耳其廬纔數架一架藏書史一架藏田器讀書而課農吾雖不霑體塗足火耕水耨而菑畬稼穡無不親檢非農夫而何名廬以農道其實也或曰異哉子之名廬也樊遲

問農子曰吾不如老農又曰野哉樊須也子不學孔子而學樊須何哉余曰聖所以斥之乃所以進之也不有以斥之孰有以進之農居四民之一而在工之上士之下則農何嘗賤業也後人之稱孔子者亦曰農師圃師農果賤業也安敢以所賤加於聖人也樊遲聖門高足而猶問農焉則如余者安敢鄙樊須而不學也况士之爲學猶農夫之爲農農必先時而藝倍力而耘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意愈勤其濬耕而易耨學之精思力踐也去莠而埴苗學之閑邪存誠也禮云脩禮以耕之講學以耨之者此之謂也雖經

齋書室謂農廬有何不可也但余學無成而農亦惰者深有愧於是廬而若循名而責實則敢不自勉焉

太虛室記

有客面目素昧者闖然入我室不揖而坐亦無寒暄余曰古有士相見之禮稱贄而請見辭贄而出迎正席而跽撫席而辭此禮雖廢而拜揖寒暄之節今猶存焉子是何人亦在何處而簡忽之若是也客啞然笑曰吾與君同室同室之人日與之相親夜與之聯枕復何禮儀之繁爲余猶驚疑曰子非吾親戚何謂同室素昧顏範何謂相親閉吾之戶環吾之屏夜吾

獨寢何謂聯枕客曰齷齪哉言乎獨不見訂頑之廣居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不聞張志和之言乎以太虛爲室與四海諸公共處同室聯枕亦其意也在昔淳厖之世其民師師其俗熙熙無有物我無有親疎霜露所墜無非一室交臂而處抵蹠而眠自玄同一散畦町轉分境界殊而爲燕越之隔強弱敵而有晉楚之鬩甚至於父子異宮兄弟爭產門分戶劃不相往來豈不可哀哉羅春伯與象山書有曰自家屋裏人象山責之云宇宙無際本只一家君謂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彼雖禪學與橫渠志和之言同一規橅

矣今君與吾自是四海之兄弟共處虛室之内同爨廣居之中異姓生而非謂疏也一參一商非相離也長枕大被宛轉一褌一何見待之薄也余乃神慹形茹憮然而謝遂書其言以爲太虛室記云

暗室康衢記

吾老友金明遠高明之士也自羈貫及此同衰雖昏明殊質而磋磨相須其宅心制行毫髮皆知窮經而明乎性理養心而明乎誠幾禔躬則明乎省察臨事則明乎義利文儒之粹彪炳育珍而其身隱其居僻其室蔀猶自扁室以暗室康衢惺惺而不已噫此其

所以高明也蓋嘗聞之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暗晝之光明夜之所息也朔之生明晦之所養也人之能高明者亦豈無所養而然耶其處顯明之地人莫不修飾矜持而及其在幽獨之處心易佚也體易惰也雖袒裼箕踞有誰知者至於事爲之或不循理者自諉莫知因循苟且欺心欺人遂成暗昧人孰無自家光明而率向暗室中消沮遂致處康衢如暗室玆豈不可哀也哉是以大學言明德之工而必以謹獨爲要中庸言明誠之道而必先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卽以其莫見乎隱而幽獨之地乃十手所

措也此所謂暗室康衢而其所以扁室之義也歟今子居此室讀此書持此躬明此心悚然若父師之臨其上惕然若淵冰之處其下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見耿耿然回光内照常明不昧向所謂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暗者非此之謂耶求之古人顏叔子之達朝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却金司馬趙清獻之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者尚可以無愧也夫明遠曰其所稱吾不敢居而其所戒吾不敢不勉請以是爲之記

涵一堂記

余素病心不定千端萬緒紛紜於方寸乃強爲制縛而還添一病所謂握則破不握則失者也讀程書得涵養吾一四字以名吾燕居之堂夫一者心之不二之謂也靜而所存者一則人欲消盡虛明洞澈所謂太極也動而所存者一則天理流行應事中理所謂各具一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凡天下之萬化萬事皆從一中出來至哉一乎是豈愚蒙之所能與哉雖然一之理則聖不必獨有而愚不必獨無矣其涵之之術聖賢已明言之矣曰勿忘勿助曰靜虛動直曰主一無適曰有主則實外患

不能入曰有主則虛邪不能入曰苟能常操而有則
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皆涵一之義
而其名則敬也敬齋箴所謂勿貳而二勿參而三者
是也氣之淩驟軼於奔駟而敬其銜轡也情之横放
甚於潰川而敬其隄防也如其從事於斯則何患乎
心之不定而但一敬字持守爲難故庸識于堂以自
惺惺云爾

無號堂記

吾友尹殷甫魯人也間嘗名堂以不號旋又改之以
無號其言曰不者不屑之謂也無者本無之稱也請

有以發其義余曰旣云無號復焉有記辭不獲則曰君之貌温而恭君之行孝而謹其口隱其心恬其操潔動靜云爲無非可號者而自謂無號和光汙下無號可舉則是太沒也抗心太高無號可稱則是太簡也無號之義果安在哉古者人無號稱聖門高足若淵騫游夏之徒德備學博而未聞有號春秋之經名卿善士貴則稱爵賢則稱字而亦未有號者號何始其始諸隱倫乎蓧蕢綺角鶡冠瞿硎之流匿其名姓爲鞱晦也至若洛閩諸賢坡魯羣哲莫不有號雖其講學修道與彼殊塗而其藏修林泉逃名於世則一

也然而有埶位者效之而號其堂有文章者假之而號於世題扁以侈之圖章以播之是則乃美大之稱而非逃名之實也又况儒名而墨實孔言而跖行竊其號而自多者乎多則賤無則貴物之情也處士愛高屐而貴子弟皆屐則何高於屐賢士巾折角而衆人皆折則何異乎巾子之無號實亦厭其多而取其無也然無豈空空然真無之謂哉無爲萬有之根陰陽以之而化生萬物以之而成形賢者以之而成德無之爲德無爵而貴矣是以有謂無極翁者亦有謂無名公者至今稱謂愈久而愈顯子之堂雖無號無

號之號吾恐終不保其無號也是爲記

法田記

法田在永嘉北百里宜春之西奧我七世祖陶隱公暨伯氏潛隱公奉二親避世于此或云槐里亦曰柳川凡三變而爲法以法與柳方言相近也其北有山曰太白盤據數州爲山南巨鎭猶中國之有泰山也西轉而南迤爲文山又東爲排闥山其下有所謂鳥項嵒瀑幽絶卽崇禎處士沈覺今洪杜谷遯愚鄭抱翁暨吾祖潛陶諸賢盤桓之地也鳥項一枝西爲芳山峻極于天自芳山東馳歷龍洞不十里有鳥山如

烏舒翼其陽曰大里卽吾落南舊基而胄孫居焉其傍有宗會之堂芳山一枝伏而又東折不十里有洞曰潛陶卽吾二祖所自號而寓柴桑之感者也有二吾堂遺址從高祖立齋公一派居之自潛村歷聖洞復起一高岡曰鶴山如舞鶴然其陰曰中里族祖觀察公一派居之自烏項南出起一高岡曰古敦敦山南馳不十里有岡曰敦都豐隆圓滿有碩德君子鎭物之像其陽曰新基卽我六世祖省齋公遹軸之地而子孫仍居焉築室揭省祖齋號做考亭韋齋之扁也其東崗曰勝南臺臺下有書齋卽我本生大人讀

書之室而東西有立石西刻石門塢傚武夷舊題東鐫河圖洛書傚閣皁山故事也其水則一自鳥項其源遠一自芳山其流細夾大里流中新之間東會北江南入于洛洛上一峯尖秀如筆與芳山對峙乾巽此其山水之源委也自大里溯澗而北有洞曰黃鳥古魯杏靄浮邱越澗而東有洞曰碧霞有五賢尸祝之所循山而西有洞曰丹坡覺今遺墟曰幕洞抱翁舊址自新基越崗而東曰角里合商顏故號越澗而南有洞天曰檜卽家大人藏修之所築室數椽藏琴書焉其南有山曰蘿浮下有四洞天南曰甫田東曰

尺谷北曰磨谷磨有院宇爲陶祖畏壘之亭而舉贏
而未遑西曰愚陵即吾所自號而愚而號愚名實相
副矣姜氏之居甫田尺谷聖洞潛村龍洞浮卯杳靄
黃鳥碧霞者通謂之法田而咸統於大中新三里烟
火相接鳴吠相聞如南北阮東西楊也厥土墳衍厥
木槐柳棗梨厥田稻麥菽粟厥服桒麻厥俗儉而嗇
有唐魏之風我潛陶二祖曁省祖府君於此有貽燕
之法以糾宗綏族爲宗法以孝友文學爲家法以勤
儉謹拙爲修身之法以忠厚敬畏爲治心之法居鄉
則以遜巡退讓為法立朝則以忠愛正直為法接人

以惠和慈諒臨民以淸白詳密無非法也至于稼穡亦有法焉旣菑旣畬旣耕旣播先時而耨倍力而耘人功旣至乃亦有秋凡我諸族率乃祖遺法言非法不道行非法不蹈事非法不作則庶不爽是基之名矣是爲記以示後生云爾

雙竹亭記

雙竹金公（鎮河）好學自修之君子也晩而通籍歷微垣栢府而於名利泊如也僦屋于龜城之商山扁其所居之亭曰雙竹獻也以通家後生間嘗拜其床下公曰是亭本李氏所築號爲三秀者而今爲吾有舊

不可襲也改扁今名卽以山巠竹嶺永源竹溪取其映帶之近也君其爲我記諸余固辭書屢反而終不獲則曰環頤溪嶺之間無一竿竹雖有竹之名而無竹之實也砌間栽數叢細撑而短短不成竿亦非土之宜也亭之名竹不亦近於西都之橘柚乎雖然竹之爲君子所取以德也中通而外直其性也多節而竦幹其體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其節也然則竹之爲竹以德不以物也若徒以其物則兩湖濱海之地家篁而戶竹門屏藩籬皆竹也擧皆謂篁樓竹舘可乎故古之名亭者不必以所有之物而特取其德

焉向所謂三秀者何嘗有芝而自謂耶彼亦有志之士也因商而思芝因芝而思篔簹夫篔大竹之名也古人旣因竹而咏芝則公又因芝而扁竹有何不可也昔衛武公好學自修而詩人咏竹而美之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本商之地也今地名之偶合於衛之舊而公之老而好學又如武公之懿戒則斯亭之名竹又豈不愈襯於三秀乎況遠取諸物不若近取諸身今公之心虛而性直竹之中通外直也行修而履貞竹之多節竦幹也確乎有守不變其塞竹之不改柯易葉也於是乎處斯亭而觀易象之蒼筤修禮

噐之竹筍須斯干之竹苞雖謂之千畝竹可也奚但雙竹而已哉

默所記

李君漢于處其先人之廬其扁曰默所閉戶默坐蓋將嗣守其默也告余曰子能爲言以廣默之義否余曰異哉已欲默而強人以言言者默之反也言者是則默者非也默者是則言者非也一言一默是非居一矣且吾亦學默者也以默廣默不亦難乎蓋嘗聞之不當言而言言非言也當言而不言默非默也唯當言而言不當言而不言始可謂默也吾於子一言

不害其爲默歟夫人之明理而達志開物而成務者非言不能教令不宣於家則親愛離詞命不修於鄉則物情乖大而國計廟謨小而州庠里塾非言無以弘化言當於理雖終日言孰能非之言不當於理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然則非徒默之爲積也唯當默而默之爲積也若深緘金人之口固守磨兜之堅如唐之啞鐘小叩而不鳴大叩而不應則奚可哉雖然火不㝛則不猛雷不收則不迅水不渟則不洩今夫千仞之淵方其靜也沉奫涵瀋泊乎無聲黝乎莫測惟其積之之久一朝洩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

震谷巖陵使其畜水既淺終日汨瀧如溪澗行潦之爲則其涸立待矣安能澤加萬類爲國之紀乎是以聖門設教言語居四科而亦曰其言也訒曰訥於言曰予欲無言是則聖賢之默也非吾輩可企及雖以衆人言之藏拙護短遠害寡過之道莫如默既無修辭立誠之德必有多言多敗之戒與其多言孰若無言稠人廣坐嚻之而無言則人必曰簡而已矣疑謀難事問之而不答則人必曰癡而已矣況癡與簡元非惡德乎以此廣默之義庶乎可矣而其不曰堂而齋而必曰所者抑何義歟書曰敬作所曰所其無逸

所守有安之義如鳥之有林魚之有水子於默亦如鳥魚之於林水而出入起居造次必默則奚翅堂齋之爲名也哉李君曰是足以爲記也已

癡翁記

豊之倅李博如自號癡翁屬余以記余曰異哉號也癡者不黠之謂也古有癡叔癡椽癡漢皆他人所稱非自謂也真癡者必自謂不癡翁則非癡者也賦性爽朗制行修謹處事縝密奚癡之云癡之甚者謂之愚余乃一愚夫也土頭灰面不辨菽麥以吾真愚記人不癡之癡不亦愚之甚乎然愚與癡古之道也天

地之始闢也其風太素其氣溟涬其民于于居居無
有機變愚而已矣人之始生也其性真而靜其心寂
而冲其神囫囫圇圇無適無莫癡而已矣克全天地
之性而不失赤子之心者大人也非吾輩之所及也
及其混沌既鑿七情漸熾利害以汩之寵辱以驚之
凡所以斲其真者雜然幷進而能克己而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是謂復性之君子也尚可以勉而至
而方今玄同日散大朴日雕質變而文文弊而僊褆
躬者以塗澤爲賢涉世者以儇慧爲能羣能騁技衆
巧竭心飛頭歧尾乳目臍口如其有葆真天蹈實地

稍異於俗者則必羣笑以爲癡小則曰褦襶大則曰頇顢雖古大人君子處今之世則難免乎癡之名矣然則翁之自號乃欲矯世黠而反乎癡也或曰翁旣歷典郡邑官事非癡可了安知不顧長康之癡黠各半耶余曰一癡足矣焉用黠爲上以黠御下則下以黠罔上上以癡接下則下以癡親上若盂方水方盂圓水圓也人患不癡苟癡矣何官之不了也豊之郡古多癡俗厥民稼穡厥士忠信邑有讀書市無貳價蓋老先生過化之遺而近來黠於利者撓之厥俗亦隨而黠然治黠之道莫癡若也翁之爲政內實嚴明

而外無刻淺大不糊塗而小多舍弘治似悶悶譽無赫赫邑人謂之癡行將俗與化成回淳返朴其猶甯武子之愚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也如其倦仕而歸則尢將懷玄抱素剷彩韜光泊乎如大羹之不和寂乎若朱絃之在匣吾將從子乎遊愚與癡共成一大癡可乎翁曰諾

桂山書室記

桂山書室者有懷堂藏書之閣也蓋聞我家書籍盪於丙子兵燹南移百年散佚無餘吾先人少好讀書而皆借癡之書也既通籍以祿俸之餘購書一千卷

爲子孫謀也獻奎繼而購若干卷手所謄又若干篇六經四子百家羣書稍稍復集而其未具者有待於後也夫人有所欲則物必應之愛馬則馬至好龍則龍降好利則財聚如其好書書何患不聚爲吾子孫者節次裒益若鄴侯家之萬軸千頃齋之六萬卷珠囊玉笈綠字丹書無不畢具則天必耀文曲之精家必生文學之士上可以希賢中可以經綸下可以文章其爲富豈但藏金積珠而已哉人有千金之產必扃鐍緘縢汲汲焉惟墜失是懼況千卷之書手澤猶存者乎昔龍徒張侯甫之祖搆桂香書屋其子扁之

以香桂書屋其孫又扁以香書桂屋曰書香桂屋曰書桂香屋曰桂書香屋曰書屋香桂曰書屋桂香顚倒四字歷屢世而爲號彼張侯者未知何許人而必善繼述者也吾亦以是望於來許嗚呼小子念之勉哉

服齋記

洞里有忠信之士曰李友致休甫系出璿籍家傳詩禮甞名庵以省省念其先人自省之目也不佞猥爲之記又名齋以服服膺其高祖虛直齋遺訓也虛直公游宦而沒於官治命云吾平生所服者忠信禮義

也吾之子孫勿以吾祿薄而怠於爲善也取以爲扁蓋將顧名思義勿墜先訓之意也又徵記於余余曰此君家傳心訣也君當自識之且吾無存省之工服膺之實記省已愧矣况記服乎辭不得則曰是齋也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初者其猶紫陽韋齋之扁而一室二扁亦唯敬齋義齋之規乎士之爲學知行相須徒省而不服則如目無足有空堂覽壁之患徒服而不省則如足無目有冥行擿埴之弊二者必交修幷進而論輕重則服爲重不但省與服爲然忠信禮義亦自相須而成德忠信質也禮義文也文質不

可偏廢而文爲末而質爲本忠信於人猶布帛之有
絲縷也衣裳之有尺幅也繪之有素也毛之有皮也
此魯論所以重言複言而顓孫所以書紳也然而神
祖聖伏大道弁髦忠信弊而失於野禮義壞而失於
僿和光者以合汚爲德厚好名者以孤峭爲砥行省
之者固尠而服之者尤尠惟君則適追典型纘緒箕
裘循循乎省察拳拳乎服善勉勉乎其不知老之將
至豈不賢乎哉服之爲言服也虛直公服之以褆躬
焉先尊人服之以貢身焉君又服之而無斁焉文錦
十襲不足以喻其美黼黻九章不足以比其華詩云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舞風臺記

洞里有古孝子琴公之閭烏頭赤脚過者式焉其東有巨石平鋪如堂如陛石上挺杉松蒼欝如偃盖欹幢其陰可以布長筵盖孝子盤桓之地而所謂舞風臺者也孝子之養親若曾子之養曾晳曾晳之言志也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臺所以名亦其養志之一端也追想當日山雌冬乳孝烏啣藥舊痾旣痊慈顔載和於是陸摘紫房水掣頳鯉滫瀡之具也池荷搖月時藿向陽節序之叙暢也宴林稧祀斑衣起舞心意

之悅適也援琴誦愛日之章舍瑟作壽親之曲盎然惠風翕入春闈是時爲樂不減舞雩之志玆豈尋常築臺榭廣樹籟也哉或曰朱先生不喜說與點之意晩年悔不改風雩註孝子之必取於此者何哉余曰晦翁豈眞欲改註也本註曰曾點之學有以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其言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是固無一字不實當時世儒誤看與點之意忽於踐履好言活潑其流之弊將至於任誕故假說此話頭以警後學然愚嘗聞之先人曰人欲盡然

後可以養親天理流行然後可以悅親若使曾子不知風雩之樂與天地同流者爲足以悅親心而養其志哉冠童詠歸之日吾知夫曾子之隨其後而深有得於其志也琴公之以是名臺者亦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雖爲之應其必由是而感也歟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今聞孝子之風者又當如何云耶登是臺者其必惕然與感有發於孝思而如吾者循省平生率多不盡分孤露餘生只切風樹之感抗顔作記豈能盡孝子之志哉其事行已悉於棹楔之記此不復贅云

休齋記

休齋者雲谷權公纘度之號也。獻奎幼少時拜公於燕居之堂，氣貌莊嚴，言語簡重，不敢仰視。退而見休齋之扁揭壁，而亦不敢仰問。忽忽四十年，悼前修之已遠，嘆典型之莫攀。日其胤載銓過余曰：孤露餘生，無能嗣修遺矩，唯是守先人之廬，毋忘先人之志者，齋號也。子盍記諸？余曰：賢哉志也！是猶晦翁之韋齋、臺溪之味道也。彼有大賢記述，可以傳信，而如吾者安敢厠名於先尊人之室？辭不獲，則曰：古以休名多矣。司空圖之三休，黃山谷之四休，未敢知何居焉。曰

先人少有四方之志蓋將一展既又斂退雲壑涵養
本源非始不休而終乃休也實一休字爲一生家計
矣余乃得其義作而言曰士生於世休者少而不休
者多躍馬邊境骨騰肉飛志勳者之不休也膏唇拭
舌舐痔世路巧宦者之不休也懷研佩削掉鞅選場
賭名者之不休也是則鐘鳴漏盡便能自休而至若
燕處房室心則飛淪俯仰之間再撫四海是身雖休
而心不休也非大段著力用功於主靜不能休東坡
所謂幾人林下是真休者此也公以簪纓之閥蘊經
世之器出而需世何用不臧而超然轉脚未老而休

世間名利得失榮辱無一累其中是所謂眞休也豈三休堂之旣聵而休四休軒之知足而休者所可幾哉或曰兩曜常運源泉不舍君子自強不息公之休無乃反是乎余曰休云乎非絶慮斷事如坐禪之謂也卽主靜之謂也主靜是主一也苟能主一雖千頭萬緒之事終日不休不害其爲休也肇法師云日月歷天而不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晦翁取之以喻動中有靜之意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則使公需世得展四方之志終身而不返其爲休則一也而況高卧東岡靜而休者乎此其

名齋之意而亦後人嗣守之實也歟

泥谷記

宗人大應業功令累舉不利省闈隱於宣之棃谷耕田讀書老而彌健甞造余曰應鄙人也處于棃棃雖卉物而花甚縟實爲百果之宗有不敢居請改以泥蓋取音也盍有以發其義焉問其義曰泥者其處卑濘其質污濁焉牛之所蹝也龜蛇之所蟠也蚯蚓之所穴也素賤行賤宜其自謂也余曰美哉號也水與土合曰泥天有五材水居一而土居五萬物生於水而養於土奚但牛馬蚓龜之爲處其於人也爲利亦

博矣居而陶復焉坏而墻壁焉埏埴而爲器用焉瓷瓿甌甑甆瓶之屬巨細不倫而俱出於泥吾不知君其爲瓷甑乎甆瓶乎是物也埏則器而久而毁則還爲泥泥器相成體未嘗泯也譚子曰搏空爲塊見塊而不見空搏塊爲空見空而不見塊君其爲塊乎爲空乎塊而至於空則空者谷也谷神不死君今性靜而心淸志卑而神腴髮雖變而貌益丹體益瘦而氣益壯其爲谷神者耶吾聞東海之濆有物焉塊然而處冥然而居無視無聽無思無營混混沌沌不可模捉其名曰泥其斯之謂歟君曰循名責實亦不敢居

肰舍其所不敢而居其所安請以是爲記

農廬集卷之六